華海彙編 十二

華海彙編目錄

下編

乙亥獄案

我東地閥等分

華海彙編卷之十二

韓山李源順時和 輯

夬仲王章

先是 上候積年違豫而一邊人全事諱疾盖欲嫁禍老論也一日 上御經筵忽自龍袍内手搖不已已有内官出而扶護 上候轉劇不復省察連呼咸安君三次而諸臣中無咸安君也内官即負 上入閤而諸臣遂出時大將李弘述微聞筵席事抬叅筵一武臣泣語曰將於 宗社何武臣曰初無是事弘述愕然曰君豈不見乎曰不見弘述遂収涕不復言

盖武臣是少論而叅筵席者亦皆少論也是時領相
趙泰耉以儒醫李公濈任瑞鳳朴太初付職入診公
濈乃承旨廷夔孫掌令敏徵子泰耉啓以非但善醫
多長處見推儕流而尚未登仕人咸惜之臣故與任
朴並陳冀得収用矣時　王候日漸沈篤諱之祕之
朝野莫得知而公濈議用龍腦丸内局副提調任埅
元陳疏力争之提調李台佐陳章引咎仍停進其後
終用之其他進御者皆是峻凉之劑　聖候漸重進
御桂麻湯後　上鼻衂少現諸臣相顧曰公濈言得
無驗乎　世弟問曰何謂也光佐對曰公濈言桂麻

湯進御後衄血必出而仍愈云 世弟涕泣令曰此
何等時蔘附奚謂不宜用 君父病患何等重大而必
欲立已見乎公胤猶沮之蔘附不得多進 上疾大
漸藥院之臣無所逭其罪也乃於甲辰八月二十五
日 昇遐廟號 景宗 世弟嗣位即同月三十日
庚子也傳旨有曰義盈庫主簿李公胤本以狂妄之
人每當入診輒使傲慢今番 王候違豫之候議藥
論症之際專不詳慎以致症情之轉劇及夫 大漸
之夕憂遑焦迫招問症候則小無驚動底意其言動
擧止無非慢蹇駭悖之狀為先拿鞫公胤原情判付

有曰妄用攻劑者緣何手而出乎更加嚴刑後島配
十一月幼學李義淵疏曰 大行王不幸有倦勤之
疾 先朝顧命之羣臣深惟 宗社大計奉承 東
朝聖教策 殿下於儲位此誠唐虞盛事而惟彼羣
小以半夜蒼黃陰移天位等說動搖人心而北門潛
入竟遂其計壅蔽 宸聡釀成奇禍喬木世家斬戮
無餘至發禁庭蹀血之語其設計慘毒有不忍言在
今 殿下之責莫先於亟正羣小壅蔽之罪以明辛
丑以後事皆非 先王本意而 臨御數月一向泄
泄至於斯文是非 肅廟遺教昭昭而凶徒無憚於

黜享尹志述之忠直抱寃士林至今流涕傳曰此疏
一篇精神專出護黨噫辛丑之事追惟至今心驚痛
切即爲還給噫朋黨甚而是非不明雖日上十章予
則不用玉堂李巨源李眞洙承旨李明誼史官洪景
輔朴文秀李喆輔請對言義渊疏所謂半夜蒼黃似
指柳鳳輝疏語也陰移天位即韓世良疏語也鳳輝
疏意不過以其時昌集輩擧措雖卜相事體不可草
草至若國本之定是何等重事而擧措如此鳳輝只
論其事體而已世良之疏因趙聖復而發盖亦仰體
殿下當日心事矣北門潛入指趙泰耉請對事也

其時　先王御進修堂泰耉由宣仁門取近而入得
請乃是聽政還收舉國莫不以泰耉為社稷臣而凶
黨乃比之神武門之夜開至欲鞫問今義淵䟽語一
串貫來豈不絕痛乎禁庭蹀血即金一鏡教文中語
也盖賊招中有宮城陳兵之計而非其黨類則欲盡
殺之故有此語矣司馬光論甘露之變亦有蹀血禁
塗之語且如長安新蹀血之類何限而義淵必欲以
此搆陷在昔柳子光以文字陷人豈料　聖明之世
乃有此事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琯不往似涉慢蹇
而景帝由是重之為漢名臣則鳳輝等豈不為　殿

下之忠臣予最可痛者以 先王有倦勤之疾爲言
又曰辛丑以後事皆非 先王本意此豈今日臣子
所忍發之言哉若不夬賜處分君臣倫義由此壞矣
眞洙曰自古人君以病有叅决之議者唐順宗宋光
宗而已 先王有何不能視政之疾恙而渠敢誣之
耶 昇遐之日無知百姓未及聞疾恙之報猝奉
諱音號呼哀痛而極意厚誣如此 殿下以黨論爲
教豈以來言之下難於加罪而然耶 上曰儒臣職
在近密今日禁錮以爲有予無予辛丑事究其所從
來亦根於何事耶狂妄歸之狂妄不用而已此何害

於國耶何必極罪罪之爲共也諸臣徹夜力請　傳

曰更觀日昨備忘好惡之意自在其中今更爲強作

則是不誠也顚倒也擢益寬徐宗廈等次第疏論左

相柳鳳輝引嫌　上優批答之　答領相李光佐劄

曰卿之貫日之忠予已詳知於卿無不安之端即起

視事金一鏡疏辨　答曰無倫之言何足爲嫌右相

趙泰億請對時　上御無忌閣泰億進曰義淵疏絕

悖大臣請討　殿下以貫日之忠褒之大臣劄以民

彝墜入紀滅蔑與　聖明處此而　聖敎無一字下答

大臣爲國家討罪而不得請則有可去之義何可行

公乎義淵踈語不多而意極凶險為人臣戴天履地
敢以辛丑以後非　先王意等語肆然進之於天鑑
哉罪關綱常決不可置　先王不幸無嗣天意人心
不歸　殿下而何歸乎禮記曰君老不附太子所以
别嫌也漢時竇憲自以定策為功唐時宦官至有定
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人君天與人歸豈敢貪天為
功至於辛丑事非亶出於為國以選基招覲之涿郡
劉備掌中養字至於封上德讓之謀其要皆在推戴
顧命國家皆正其罪則義淵何人敢右謀逆之論至
曰北門潛入竟遂其計所謂竟遂者何事釀成奇禍

者豈非無倫乎　殿下不以定策為功而凶徒妄自忖度而有此言是不知天日也義淵之言誣及　先王為　先王臣子將為辨誣趙盾非弑君者而以其亾不出境反不討賊春秋書以弑君今義淵真為誣上不道之言此而不懲國不為國人不為人矣承旨金東弼繼陳之　上曰粤在辛丑遽承儲貳之命其時心事何可言予之此心神明可質祖宗下鑑予在邸時以孤竹清風四字書諸壁尚今在焉義淵甘心死黨之輩染於黨論不覺為護逆之歸此異元惡絶島定配東弼又曰凡於隄防堅持勿撓而無故之類

漸為收用以示蕩平之意幸甚 上曰好矣不犯逆
之類蕩平用之則尤豈不為得其道耶奉朝賀崔奎
瑞疏論義淵曰臣久滯都下忍聞不忍聞之說只當
掩耳而走持平尹容請討義淵 答曰既已島配何必
殺而後已也東學訓導李鳳鳴疏曰 殿下即 三
宗血脉 先朝同氣泰耉先以冒嫌等說倡之於前
殿下承 聖旨位貳極鳳輝繼以驚遑憂惑等語
發於後論厥凶逆耉輝為魁逆宦妖婢表裡糾結憸
毒大禍迫在呼吸 慈聖諺教沮不得須示 先朝
特旨慢不得舉行思之骨寒而胆慄也至若一鏡蛇

竭翕積世襲其惡欲書厥罪罄竹難盡特以向來疏
語與教文事言之鍾巫云者魯桓公弑隱公事也傳
曰羽父請弑桓公與之同謀蹀血云者即唐宗殺建
成事也温公曰推刃同氣蹀血禁庭秦王忍爲之相
殘梟何敢引用此等文字於代撰而封章陰亇顯道
於 聖躬憯誣亦及於 先朝乎逆心賊腸路人所
知而滿庭臣僚視以例語金東弼一人稍欲自扶於
同套縱上一疏旋觸衆咻此輩之忌 殿下護逆鏡
之罪可勝誅哉又曰 肅廟討山逆正倫常闢邪說
崇斯文大處分可以百世不惑也顧今凶逆肆而倫

常乖邪說熾而斯文厄華陽之　御墨未乾道峰之
享儀遷徹使累朝禮遇之臣被譏及此使羣山惡逆
之輩恣臆如彼嗚呼痛哉　傳曰今觀李鳳鳴疏搆捏
大臣不遺餘力噫兩大臣之斷斷無他業已詳知此
輩甘心死黨有此投疏誠極駭異原疏還給　傳曰以
一鏡事觀之職在經幄護黨如此此習不改國將何
似金東弼疏中衆口譁然指為狂悖則獨於儒臣未
能聞知耶宜遞其職以示廓公言之路又曰蹀血懷
刃兩句語春秋綱目所書者何處予則雖不足顧其
於　大行朝盛德仁愛之事何昔孔子誅少正卯乃

其嚴防微也所爲如是狂悖諫臣之言又如是嚴截
而略無忌憚不可仍置巨源遆差一鏡削黜承旨李
明誼李重述啓金一鏡削黜事不勝惶惑憂歎雖以
其自卞疏觀之古人之用此等文字亦非一二倉卒
應製之際要不過爲無情所致今因鳳鳴搆捏乃有
此臣子所不忍聞之嚴 敎夫以言語文字罪人實非
盛世美事 傳曰今番此舉欲以明好惡職在近密不
悛黨習良可駭也護軍金相玉柳復明朴師聖等請
一鏡夬正邦刑護逆諸臣一倂竄黜 答曰一鏡已削
黜護逆人亦罷職何必誅而後始正王法乎 上曰

辛丑十二月日記特入 上曰一鏡教文中語靜而思之不覺心裂吁呼 殯殿寧欲溘然絶島安置當日內押送向日朋黨事面諭丁寧而一鏡所犯關係至重爲臣子者安敢有一毫護黨之意而急於營救不顧分義此予所以朋黨甚而是非不明者也伊日覆逆承旨削黜 傳曰特命之下逶以珍島定配殊甚駭然禁堂重推旋義改付標以入正言柳時模啓曰金一鏡教文中文字取用不思出處之如何語同狂譆朝家既以此聲罪則所撰文字亟命藝苑改撰 傳曰改撰之請可也而妄引則宜不思則予實未曉也

啓雖似斥意實掩護此等不公之說予不忍正視柳
時模鎭海縣監除授當日內辭朝傳曰今日臺啓由
於一鏡罰輕之致配所加棘司直李明彥疏言孽臣
義淵疏專在扶護匈逆而誣及先王自古凶逆之
徒欲行簒奪之謀者必援引唐虞動稱伊霍若漢之
董卓晋之桓溫顧其意何嘗在於獻簡也哉向日願
命輩之心實欲假殿下爲名設令此輩果無異心
於殿下殿下於其時卒受此輩之援立則殿下
其果能安於此而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後世其將
謂殿下何如耶殿下於嗣服之時雖天人咸屬

繼序當立而猶且涕泣固讓不以大寶為悅則豈嘗
以凶徒之所擁立有所假貸於此輩又曰　先王倚
仗惟一趙泰耉　敎以斯速入城以扶將亡之國其
受制强臣　聖躬之危逼可知泰耉於是洒泣登途
排闥請對還寢成命三手凶謀次第伏法而今其餘
孽尚在庸為敲撼之謀　殿下不惟不罪反歸之護
黨之科臣誠不知　殿下旨意之所在也伏願嚴鞫
按法以慰　大行之靈　答曰已諭於憲臣矣前郡
守李鳳翼䟽論李森尹就商陰凶情節又請一鏡正
刑楊州幼學崔補䟽言李鳳鳴一䟽粗伸討逆之義

而上自大臣下至庶僚同一逆鏡之賊賜徒知忠於
逆鏡又曰柄用之大臣首犯於惡逆因測之科倚仗
之御將未免於指點疑惑之地李義淵言雖過中豈
意　殿下撓奪於一相臣以言獲罪竊爲惜之承旨
金東弼鄭錫三吏議李世最入侍時東弼曰崔補疏
萬萬叵測直驅大臣諸臣於護逆之科而敢伸救誣
先朝之義淵必賜處分　上曰一鏡之罪不止島配而
祭酌定罪崔補則備忘之後又復如此黑山島定配
其疏還給李鳳鳴陽德遠配東弼曰一鏡爲人麤率
文亦荒雜故臣亦言其不合文任豈有深意如鳳鳴

所云耶此不過大段妄發大逆則非也 上曰李巨源
李真洙伸救一鏡護黨之弊於此可見故領相真有
碍逼於余之事乎何介懷東弼又請義淵依啓鳳鳴
加罪 上曰遠配可也錫三緖陳義淵事 上曰
仙寢在殯何可設鞫豈無可問時耶世最曰一鏡撰
哀冊文今當用乎否乎 上曰未用則改撰可也前
正郎林桂國疏言嚴鞫賊鏡前後護逆之輩一并論
罪鳳輝一疏其心所在天日難欺而今天札聯翩反
比之負扃之漢臣李鳳鳴反疑其扶雜李森為逆鏡
心腹晏然復出政院啓林桂國疏無非搆揑將相之

許所謂主文之人即指右相而右相以罪人泰采至親不得干涉於教文一鏡爲弘文提學故臨急變通人無不知白地搆捏萬萬痛惡　傳曰此疏專在搆誣相臣削版原疏還給鳳輝引見　諭以爲國之忠右相趙泰億承旨李眞淳入侍無忌閣泰億曰教文則臣至親入其中故不得容喙又以文衡事慘被疑謗與一鏡有嫌不敢干涉教文出後或謂當罪其人改其文或謂不可以文字殺人或謂其有情無情不可知而直驅之惡逆之科未知如何議論因此抵牾實非庇護也豈三公庶僚同一逆腸顧其意不特欲

殺其人必欲空朝廷而後已又曰李森感激異恩即
為膺命而又遣人言若窮人之無所歸 上曰一鏡之
事元非一言之失教文中辭意豈可歸之不察耶義
淵則以誣 先王之罪臺諫連請設鞫一鏡亦當請一
番鞫問而黙無一言柳時模乃以不思為言其意難
掩泰億曰時模啓辭極為無據然渠非一鏡相好之
人且渠有望八老母情理可矜 上曰以挈眷邑相換
可也 上曰予所云破朋黨三字逆之為逆予非不知
而但其餘人豈盡為逆此予所以欲務蕩平而一種
人不知予意闖發如此尚何望其蕩平之道耶至於

閔鎭遠特放亦是爲 先后之意光城奉祀孫及諸
孫遠竄國舅香火絶矣 先后在天之靈當作何懷
泰億曰光城非但國舅乃庚申元勳其奉祀春澤之
子已死以延澤之子鎭符養孫放送何如 上曰然則
即放送領相李光佐承旨鄭錫三史官閔圻李喆輔
申致謹入侍光佐曰周勃以陳兵出入爲告而豈如
今所謂難知罔測之禍在於呼吸之間者乎使臣得
伸此冤則赴湯蹈刃臣豈辭避 上慰諭甚摯光佐
曰臣與一鏡臭味燕越前後爲臣沮格者非一二崔
補疏有若私於一鏡者然固不足卞凡事稍涉一鏡

人疑修隙故不得發一言不言之罪只俟大何矣
上曰予豈以大臣不言為疑乎光佐曰李義淵故叅
判瑞錫之侄而無形狀之人也其疏直以辛丑以後
事非 先王本意而備忌只以護黨為教此事在 殿
下為 父兄之事而如是泛處國人不服 上曰何以則
當律耶光佐曰用極典然後民彝當立錫三曰此非
護逆也逆也鞫問決不可已 上曰首揆之言如此待
因山後設鞫 上曰金一鏡事下教之後今日廷臣亦
先朝臣子何可無一言乎三司在朝人一併罷職
一鏡依義淵例設鞫可也義淵設鞫本府委官三大

臣李光佐柳鳳輝趙泰億護軍鄭東後䟽言賊鏡之
血黨盤據近密營護相繼宜加竄黜之典柳時模外
補承旨繳還之請相臣揆粤之說臣竊痛之身居三
事代撰凶言視若尋常無一請討之言大臣之孤負
殿下胡至此極　荅以侵斥大臣誠可駭也安東
人前正言羅學川䟽論辛壬忠逆是非　荅以爾亦
不能擺脫黨比也前掌令蔡膺福䟽論柳時模宜施
投畀金東弼論賊鏡一䟽可謂庸中佼佼而彼賊鏡
全然歸咎於東弼東弼恇㤼乃敢以妄發等語費辭
營救欲為贖罪之資答斥且其䟽以當初見得猶不及

於大逆云者尤極憯遁逆鏡罪狀無一人敢言因一
李鳳鳴懲討方行筵臣之請竄所謂爲達德執仇而
殿下反爲所蔽即允其請自古安有用其言而罪
其人者夫伏聞有疏儒鞫問之命惟彼狂妄之人固
不足惜遇災求言以言獲罪者前後相繼求言之旨
徒爲虛文政院啓曰蔡膺福藉凶賊爲疏儒以鞫問
爲失信渠雖與義淵一般心肝當此設鞫之日肆然
救解如此　上命出給原疏府啓請膺福島置不允
義淵三推刑一次光佐對曰臣以當國宰相被罔極
人言非但崔補一人半一國千萬人皆以如此罪名

加臣上無父母旁無兄弟下無子孫孑孑一身無
所用心受父祖者惟忠孝二字孝則今無可施頂踵
皆君賜生無消埃之報死後魂魄亦當以結草為期
上曰義淵喪性人其招辭無模捉矣光佐曰方以誣
上設鞫而乃以誣上之言為招非人類矣捧招後一
巡讀過出示招辭則渠以為我心釋然乃始着押其
為人誠惟毒矣且渠不解文問渠疏中語不能答必
是聽人指嗾臣之為人本不在於究問指嗾傷害人
命故推問之際未嘗問誰製此疏若懲於偏黨排擊
而於誣 大行之罪人其所按治愍急則是無異因噎

廢食也 上曰予豈不知閭指喉而旣問之後事甚難
處且雖不正刑至於厮殺有甚好乎光佐曰 殿下
處置若太輕歇則人或不服矣折湖儒生朴趾赫等
疏光佐輩以丙申處分歸之於非 先王本意則何
不先加光佐以義淵之律只使忘身爲國之一介義
淵徒罹此淫刑極律哉政院啓以趾赫等凶悖百倍
膺福傳曰敢以營護義淵誣詆大臣予不欲治此等
之人而若不痛治朝廷無寧靖之日趾赫富寧邊配
十二月 傳曰鞫獄事體何等重大而一鏡拿来都事
已過十餘日尚無皂白誠極無據不可一任其慢忽

別遣他都事拿来先遣都事亦送羅將拿来前持平
李倚天疏論諸賊事逆鏡赴配觀望低佪緩緩作行
拿鞫命下已踰而逗遛近圻行路皆傳拿来之後亦
安保其登時訊鞫明正典刑乎朴胤東輓辞一句命
意陰慘下語叵測臣謂亟加究問鄭東後之論大臣
討逆之責視三司尤重而泄泄行公於三司譴罷之
後尤可笑者人告其逆而反欲自治其人乃忽引嫌
於放肆之斥霎時昏命討出要君輿儓下賊莫不掩
口廪隅何可責之於此人乎　傳曰大臣爲國之心予
已洞知而近日章奏侵斥逆臣則先擧大臣侵詆大

臣然後廷臣可逐故也此疏還給三大臣迸出待命
時司果朴東渹進 景廟撓辭有危途閱歷千層浪
黼座依俙一夢場之句 上曰語不審慎重推使之
改進初四日 傳曰今日鞫問一鏡何但爲誣予而
已其誣 大行朝盛德極矣若不嚴鞫則倫常此滅
矣他日將何面見 先王在天之靈乎此非一時章
奏間凶悖之說藏諸心而發諸口其所用意明若觀
火此予所謂吽㖤 殯殿寧欲遽然者也欲爲親問
而衰麻在身遂不如意其所嚴問不可少忽向以義
淵事觀之供辭不過數句語而推案出納之際自然

逞滯一鏡凶悖之不見可知請刑之後有異於常時
自本府爲之而其所取招則不可不嚴庭鞫爲之金
一鏡刑四次不服初五日李義淵物故前佐郎李台
徵疏言一鏡採得端緒專係此一着而鞫廳諸臣左
右營護今雖迫於嚴命黽勉設鞫凶逆必不一一究
覈設有擧證援告之辭安保無周遮彌縫之慮耶伏
願臨殿親問其同情相議之人內屋賊聯之句添入
問目鞫因防守不可不嚴領右相禁堂陳疏自鳴湖
西儒生洪得一疏 殿下徒知一一鏡不知有衆一
鏡以一鏡治一鏡伏願親覈其窮凶之節斬之於

梓宮之前并得其同情奸凶大正王法其所謂蜚語
妖惡内屋戚聯明有指斥且白望招辭以一鏡現告
而佯若不知申鎭以此陳疏安置絶島撲殺白望以
滅其跡噫撲殺一鏡以掩同情實非難事　答曰疏
辭出於激切之致而疑之太過語不擇裁予實不取
領相以下待命　上引見泰億曰臣決不可復按此
獄即今事勢惟有親鞫一着因陳白望等事錫三曰
此疏指意極爲非常而　殿下以激切爲敎泰億曰
似聞此類皆爲人誘脅有同募軍不特義淵雖得一
招問事實則未必能解知矣　上曰激切爲一鏡發

也初八日親鞫時 上出進善門教曰辛丑一鏡疏
及壬寅虎龍變書叅者則語意凶慘顯有同情之跡
虎龍拿來以爲一體鞫問之地問一鏡以懷刃蹀血
則一鏡曰古人多有用之者吾亦無心用之豈向
殿下有心用之之理乎又問自視青天白日云者何
謂終無指告但曰如我忠臣何以殺之 上曰當斬
汝於 梓宮之側以慰 大行陟降之靈一鏡曰吾
亦欲死於 大行側矣 殯殿不遠惟願速死歸侍
上又問曰汝於本府納招有沙卯密詒之句或曰宜
去或曰用之無妨之說則必有同情者直告一鏡曰

吾以白首之年何可賣友圖生又曰吾作此文三年
矣若有國家為嫌之說則吾輒慨然曰世道狹窄待
春宮太薄矣 上密令拿入虎龍 上曰若有盜
賊則汝當發而已予在東宮汝以何故混入於凶書
中乎虎龍曰 殿下之心如青天白日何敢混入於
凶書中乎為社稷告變外更無他意 上曰此言尤
凶測矣又 教曰汝書中不樂為君者何語也納書
措語與一鏡教文疏語相符汝豈不同情乎對以不
樂為君云者是知 殿下有泰伯仲雍之心也元無
一鏡相應之事而一鏡則教文中凶慘二字萬死無

惜矣身則為社稷告變有何死罪鏡賊則窮凶極惡
搆陷 殿下臣則但有忠矣今盟壇玉趾餘痕尚在
賊血未乾有此刑訊之舉臣實寃痛虎龍文書中搜
得一鏡教文疏本謄草後并一鏡文書即令焚之殿
前 上曰汝與一鏡若不同情則教文疏草汝何得
見虎龍曰朝紙中一見後更不得見其措語不能記
憶 上令承旨持其文書中兩紙指示曰汝果一見
後更不得見此兩紙何為在汝文書中虎龍言窮色
變不能對兩賊推問時左右諸臣默無一言一鏡則
言必稱先王忠臣必稱吾而不稱矣身 傳曰明日

庭鞫為之當施逆律都事羅將終不受承款則當施
逆律光佐請還収此教虎龍刑二次物故泰億等曰
一鏡依趙嗣基例以誣上不道明正典刑而虎龍終
已上闕開見囊頭則已斃云近有戮尸之例依此為
之何如 上曰虎龍徑斃必有委折令刑議柳緩押
来軍卒羅將刑推究問泰億曰一鏡又不無徑斃之
慮本府納招便是承款又曰人雖謂掩㪅撲殺 殿
下親自鞫問臣等有發明之路矣 上曰一鏡若不
結案而過夜徑斃失刑大矣依嗣基例舉行泰億曰
行刑處謀逆者軍器寺前路誣上者唐古介行刑矣

上曰皆唐古介行刑光佐曰義淵之誣及　先王與
兩人無異一體施律宜矣壽賢曰義淵鄉人或已埋
則即爲戮屍有異洪致中曰判堂之言是矣　上曰
勿爲行刑光佐曰三罪人子息並寬宥致中曰旣不
追戮則籍産似有間隔矣光佐曰臣之必請三罪同
律實爲國深慮也　上曰大臣之意予已知之虎龍
一鏡妻孥支屬或爲奴或散配乙巳正月諫院請李
師尙絶島安置　上允之朴弼夢李明誼李眞儒鄭
楷尹聖時徐宗厦削黜禁府別單鄭澔申銋黃璿李
禎翊尹逵舟趙正萬趙尙絅李輝天李宜顯魚有龍

李重協朴致遠張鵬翼金槹姜瑱朴泰俊趙榮福李
義宗金有慶申思喆李喬岳權炅李命熈朴思益姜
啓溥尹鳳儀尹得仁李顯祿李徵龜并放送鄭亨益
李挺周李悟量移金壽天等減等洪錫輔出陸洪彥
度依前判付定配此外死於謫所者一體放送 傳
曰申銋不可以還寢連啓持難特為放送 傳曰閔
鎭遠金在魯金希魯金祖澤黄璿李禎翼趙正萬趙
尚絅魚有龍李重協李宜顯金有慶鄭澔申思喆金
槹朴泰俊趙榮福申銋張鵬翼尹廷舟等并叙李義
宗李喬岳韓師益李命熈姜啓溥權炅尹鳳儀尹得

仁李顯祿李徵龜尹憲幷給牒宋相琦任埅李喜朝
幷復官大司諫俞命弘請疏下六賊鞫問 上曰幷
遠竄兩司合啓柳鳳輝李光佐趙泰億請罷職院啓
疏下六賊拿鞫事尹惠教事李森事李明彦事命削
黜合啓鳳輝事 傳曰李秉常黃梓放送金鎭商洪
錫輔量移正月十六日 上幸 懿陵李天海於駕
前亂言 上親鞫天海乃發陰慘不忍聞之凶言累
加刑訊終不直告指嗾之人軍器寺前路淩遲處斬
前是甲辰八月 景廟違豫時 水剌獻進之候漸
加二十日 水剌供蟹醬即秋節新味故以此多進

水剌其後過進之說流傳外間有翼翮顯輩假此而
倣出窮凶之言陰嗾維賢而傳播之要以合於賊鏡
之凶言又誘天海作變方鞫天海夜深 親問都承
旨固請還內 上曰其言逼於不敢言之地為人臣
子者不可他顧也盖伊時非 東朝所送而乃御廚
所供者也凶黨以 建儲代理之教皆出 慈聖積
懷怨懟故 上嗚咽流涕曰以予陞儲之故而凶言
逼於不敢言之地也二月憲府論前大司諫權益寬
以逆鏡之從弟成人禍國之事無不容贊請遠竄
上允之憲府啓訓鍊都正南泰徵久為逆鏡之腹心

首被凶黨之奬用曽不踰年自營將超至統師不久
入為勲府有司堂上與虎賊相為表裡前兵使朴纘
臣以賊鏡之爪牙方在喪中換着軍服暮夜往来閃
鑠倐忽两賊伏法益懐疑懼聚首謀議并命竄極邊
憲府啓義禁府都事朴弼顯即泰春之子也泰春以
凶溥之窩主至被鞫弼顯附麗凶黨濫通仕籍賊鏡
拿来時一任稽滯及至近畿賊鏡私黨之来見者一
不禁斷顯有和應之跡請削仕版　上引見判禁閔
鎮遠等　教畧曰鞫獄事體至重豈可以亂招不書
乎其招亦豈謂亂招乎一鏡暫時晉命旋即按獄元

惡豈加於鏡虎耶自古安有三年鞫獄乎其意必欲
盡殺一邊人而後已以向来胥命人觀之其曰緩流
云者此所謂彼善於此其時胥命殊未可曉也又
教曰鄭宇寬金昌道之招豈有若此之招辭乎雖出
於朝紙者初不掛眼矣到今更起獄事豈非重難鎭
遠曰今若務夬其心大行懲討則殺戮必過多臣等
固宜仰體 聖意何可徒事掩覆不覈其逆情乎
上曰慘被誣衊豈無積憤之心乎若徒事夬心以至
蔓延則恐有玉石難卞之慮矣鎭遠又上袖劄論之
三月始鞫虎龍兄時龍四月特 教鞫内侍孫荊佐

傳敎曰今之推問於汝者欲知顚末其間事狀從實直招嚴問刑判佐供尙儉與妖惡內人必貞締結做言以爲 闕中有孤着白簇道里往來托以捉狐多設機罟淸暉門乃 東宮問安往來之路也尙儉欲阻遏問安之路盖換局之計也渠之所爲或恐 東宮有所親覵至有壅遏之擧其時換局由於一鏡之疏彼此和應之狀人皆言之矣又供臣於尙儉至秘至密之情節雖未能的知每見尙儉持兩頭筆或眞書寫之或諺書寫之見人則驚捲其紙而深藏之頻頻徘徊於內門帳下或逢親密內人顯有授書相通

之跡內人是必貞諸宦之所共知尚儉自兒時受學
於臣家隣墻沈成川益昌家情好極密聞一鏡往來
沈家與尚儉時常聚會尚儉皆受其指揮矣判佐
命島配鞫金吾書吏李萬俊張翊漢羅將吳弼周朴
時雄鄭起萬憲府啓壬寅誣獄之百般粧撰一例虛
僞者即 聖明之所洞燭也所謂承服者或誘以如
是納供可生納供後仍作結案或既書承服招辭卷
其上端不使見之勒令着名為結案或以承服啓而
物故啓隨上者或以他罪人拿来間停刑啓而旋以
承服結案書出者或已被十餘次刑全無知覺而其

所謂承服之招則縷縷詳悉決非垂死人之言者中外疑惑考其日子其日執事羅將并嚴問李晩俊供張世相累受刑精神慌亂問目終不能仰對喉間僅作遲晩語故以問目及遲晩二字成招辭李守恒他罪人拿來前病勢危重慮其徑斃即爲遲晩取招而罪人氣息奄奄不能成言亦以問目及遲晩二字作爲招辭未及結案而物故矣晩俊直招故放諸脊隷憲府啓妖巫之子徐斗昌即賊裔僬從必貞之至親也凶黨之締結宦妾斗昌母子實爲其蹊逕亟令拿覈屢刑杖斃沈廷玉孟昌之子時孟昌已死因臺啓

問廷玉供臣與元徽爲異姓再從一鏡卽臣前母之
從弟少時追遊臣父所謂亥謀及辛丑十二月初六
日擇日之說臣不知矣又供妖倫是寧邉人也一鏡
元徽皆經寧邉府使故與妖倫情察辛丑七月晦間
夜三更許尚倫家忽映火光有開大門聲聞一鏡來
也一鏡如是往來非止一再矣又供臣問尚倫曰金
叅議朝士何故來耶尚倫曰金叅議言吾方欲應旨
陳疏　批答何以則速下若遲下則事無益矣吾曰
城主分付如此若預知疏入時則當有周旋之道矣
元徽以平兵下直時臣問前所欲爲者今乃爲之果

好予曰好矣仍曰一鏡輩嘗局欲蕩天下所謂蕩平
欲盡殺老論專用南少矣尚儉家有客每夜來到臣
問則曰元徽尹就商睦天任元一瑞而換局後就商
爲訓將元徽爲平兵睦天任速爲升遷且復其祖官
爵又問廷玉弟廷紳更推廷玉供尚儉曰金叅議言
疏下六人并即除官之意懷托矣又供臣與尚儉偕
到一鏡家則曰以吾之文製疏以進而小有尚儉之
周旋豈不速成臣與尚儉笑曰令監之言皆好矣前
後聚會謀議乃疏批速下換局速成而已在內主張
圖出疏批者尚儉也允老論章疏欲從中沮遏而主

張此事者有道也又供辛丑十月初二夜初昏往尚
儉家則方與一人坐於左邊軒上密語臣曰汝誰與
夜深相語尚儉曰前所云尹先達矣以隱語指就商就商先
去尚儉以勿泄之意握手戒臣矣廷玉減死島配廷
紳定配五月鞫廳啓罪人尹就商因巫女締結石熙
一款以守寬之其時誣服為自明之端尚儉家往来
聚會縷縷發明屢年從仕則病廢云者全不成說且
發告者廷玉而不請廷玉面質欲與廷玉諸弟對辨
者必知其教誘變詐之曲折時廷紳書通廷玉使之
變辭 傳教有曰其為自明都不成說更加嚴訊就

商與廷玉面質　傳曰就商以白首武弁累經將任又至正卿於分足矣而暗附逆鏡潛結妖僉起無前之變惟廷玉以目覩爲說尚不吐實若不嚴處無以懲亂賊各别罷嚴刑期於取服累加刑訊物故憲臣連請就商子志絶島安置有曰以父子並竄不忍爲教而渠以其父之獨子棄其父於謫所忙急上來出没閃忽人心危懼安置之請恐不可不從七月　傳旨有曰安置罪人師尚挾身之初已爲名義之罪人唆嗾凶溥幸漏罪網鴟殺林演圖絶禍根先場代製竊占兩子之科名密地經營久主凶黨之陰謀此於渠

猶薄物細故其最難容貸者厥有三大罪曾按嶺臬
政當厨院移直之日肆為宴飲張樂之戲臺章峻發
罪名狼藉惟我 聖考深深惡久痼終不収録愠懟之
志實深於此及其兩子賊科之特 命削去也怨毒
之心尤益次骨挾贊羣凶作為四主吠日射天之計
無不攘臂擔當頃年一疏至擧昏朝之時敢擬 寧
考之聖世其罪一也白望之上變實告謀害國本之
賊而不待鞫究挺身入對狙擊請覈之老臣以絶保
護東宮之路聲援待命之羣孽終售撲殺告者之謀
其罪二也向者大臣之聯劄謂之簒奪凶逆其意豈

但在於大臣以先除大臣不可遺一之說貽書賊鏡
則後所欲爲者灼然可知其罪三也又况與賊鏡即
一心腸賊鏡所製教文無非師尙所與知賊鏡招中
或者之或賣友之友盖指此等人鏡旣伏法則此賊
豈獨遑乎先除大臣之語雖極凶慘此乃私家文字
不可以是直用一律矣至於其子削科事乃是 先
朝特教則渠輩復科之後揚揚自得縱恣無忌未復
科之時其心可知且取考政院日記則其疏意向與
逆鏡無異逆鏡正法之後渠作哀輓文若有一分嚴
畏之心何敢用如許文字乎其後更爲付標以入尤

可見其意之凶憯也(本文莽卓既誅改以凶徒就戮)先朝曾有師尚用意不正之　敎予於今日有所愴感處矣近來黨習益痼而未有如一鏡師尚之甚者也一鏡既誅而師尚不爲正法則後世必無懲畏之道處絞其子獻章極邉遠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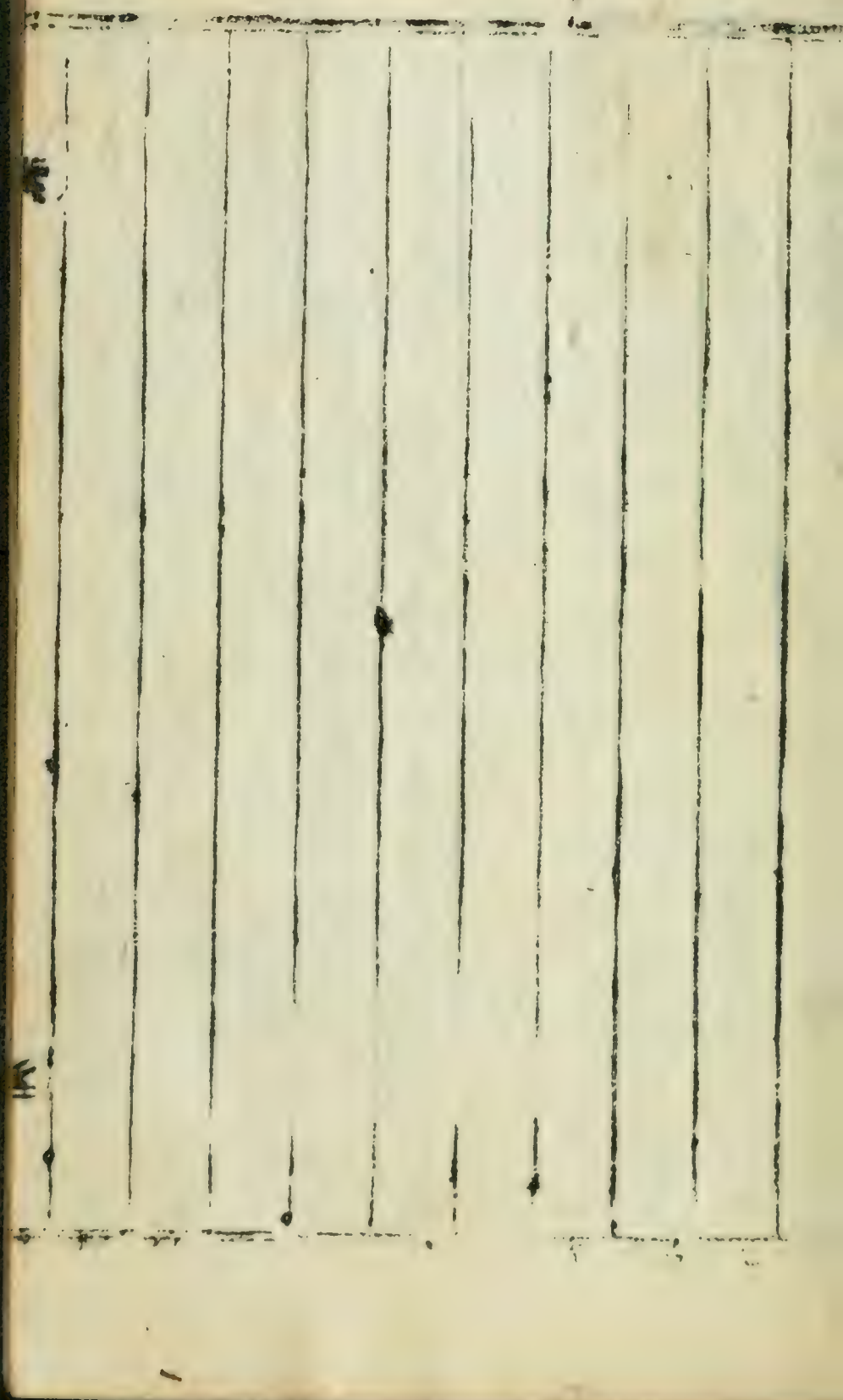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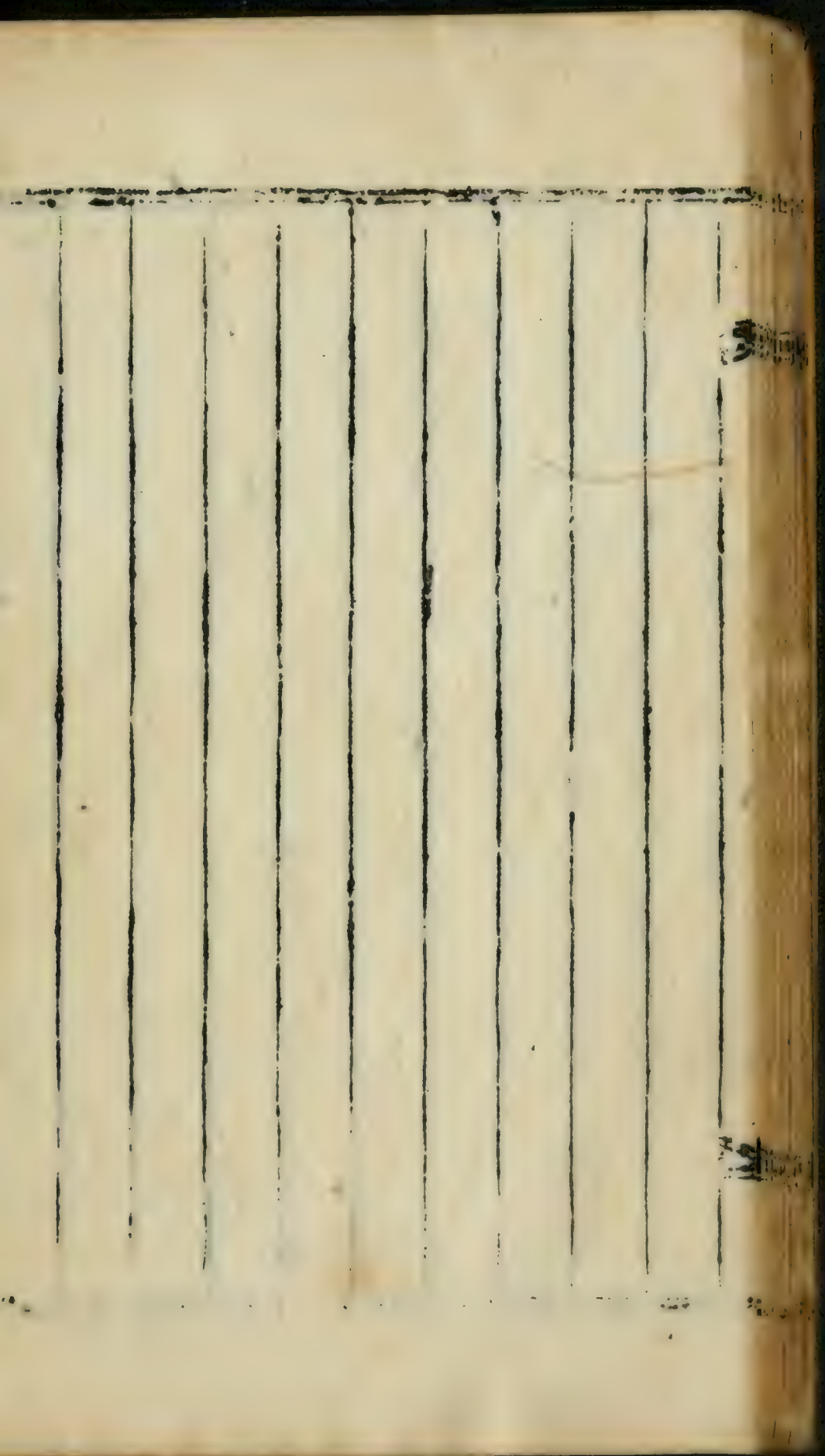
四忠雪寃

乙巳三月　上引見諸臣諭曰朝象歧異在　先朝不至若此始以斯文事　處分至嚴形諸文字垂之簡冊且於　大行朝䟽批極其嚴明故一邉之人擧懷怵畏之心乘機而發盡驅諸臣於惡逆之科必欲

綱打然後使不得措手耳右相鄭澔曰爲國之道辨邪正明是非然後罪者罪之則人心自服矣　上曰大臣之言是矣禮判閔鎭遠曰顯忠懲惡之道有國以来不可偏廢者也效忠者褒之有罪者討之然後紀綱振肅人心感服吏判李宜顯繼陳如鎭遠言是日　命四大臣伸冤復官備忘記有曰逞憾之輩恣意網打搆誣大臣逆臣於惡逆之科噫嘻四大臣爲國之忠憯被其誣於今彰　大行朝德意伸大臣之冤枉其所誣陷諸人竄而殛之未爲不可而予不深治者亦有意見尤不可不使中外曉然知奸凶誤國

之事少無貽累於 大行朝盛德矣須教文略曰嗚
呼四大臣以 先朝舊德不顧一身之死生惟務殉
國而盡忠臨危之策丹衷炳然此可與伏節死義者
比論至若杜羅慘酷秉志不變者亦皆貞亮忠純之
臣而備加淫刑次第殄滅天下寧有是耶肆予追
先王遺意即命伸故相臣金昌集李頤命趙泰采李
健命之寃復其官爵賜以美謚李晩成洪啓迪金雲
澤金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李弘述尹慤白時耈李尚
䆄金時泰等還其職牒贈爵秩逆賊金一鏡睦虎龍
等依法正刑李師尚姑從末減處絞罷扶社功臣收

其錄券其餘凶賊或竄或黜或囚鞫誅討之典雖姑
稽於今日順逆之辯庶少慰於神人

丁未處分 未成篇

戊申逆亂

先是 英廟即位後南人少論小北之廢枳者白地誣 聖躬逆賊弼夢從弟弼雲一鏡子寧海虎龍兄時龍等締結凶黨國戚沈維賢又結己巳逆臣閔宗道之子及李義徵子麟佐講窮凶之言熒惑人心推鄭希亮為元帥使捲嶺南人北上以李有翼李河為謀主南泰徵謀内應以禁軍盖時任別將也平安兵使李思晟謀以西兵假粧胡服上京又結摠戎使金重器湖西伯權喜湖南伯鄭思孝北伯權益寬其他失志者不勝其多而在朝者姑觀望不即發麟佐希

亮以𤀹族鄕人慾大才小故騙激之爲前茅乃於戊申三月十五日獜佐權瑞鳳等托爲 景廟發喪縞素其服詐稱行喪潛載兵器於喪車入淸州城外林藪一邑騷屑中營將南延年疑其有異欲設備未果伊日夜天大雪賊潛結一城軍校城門自開裨將梁德溥及妓隸開舘門而納斫殺兵使李鳳祥裨將洪霖突入抱持鳳祥欲以身代賊并殺之脅延年降延年瞋目大罵曰吾以八十老將寧爲鼠輩屈賊罵不絶口而死死數日殯之顏色凜凜如生獜佐自稱大元帥傳凶檄列邑發兵打木印如斗大曰大元帥印

散營府財犒軍僞署州人申天永爲兵使瑞鳳爲牧使宗元爲營將獜佐白衣冠乘白騾率麾下賊直上京師將推戴密豐君坦期以三月二十日也時奉朝賀崔奎瑞在龍仁鄕人安鏶来言與隣人張欽率其黨從賊起兵奎瑞聞凶謀縛安鏶失於路獨夜馳百餘里書通諸大臣明曉與之入侍或請徵畿内兵

上不許命諸軍門分守城門津渡送軍校詗察賊情

儒臣吳光運洪景輔李宗城等力勸大臣請親鞫三軍門扈衛從之張鵬翼以雲劒入衛劒鞘乍觧李光佐詗曰盍藏刃鵬翼會其意使注書藏鞘人服其智

初奎瑞既失安鏻至都門外逢鏻兄天文學教授鎬
及其奴莫賓送備局承招至是　上親問鎬始得賊
情湊徵擁兵闕外　上名以軍事易新將下鞫遣假
都事為拿張欽到陽城遇賊而還名問同行捕校李
行彬則言賊馬步數百屯陽城九萬里村閭盡空是
時水原府使宋真明械送上變人鄭觀賓陽城出身
金重萬自賊中馳詣訓局上變諸急書及軍門詗察
踵至　上乃命兵判吳命恒為四路都巡撫使武臣
朴纘臣為中軍文臣朴文秀趙顯命為從事官率京
營兵南下李汝迪朴東樞為繼援將大諫宋寅明大

成朴師洙刑議尹容入處闕中鵬翼為鎭禦大將鎭
北漢防西夏鄭纘述為捕將詗非常畿伯李廷濟防
守漢江金東弼為經略使截龍仁等路俞拓基為楊
州牧使兼東路鎭禦使守鼓巖金在魯為忠州牧使
兼湖西安撫使扼鳥嶺尹淳為監護諸軍使海伯金
始煥領三千軍守洞仙嶺兵使元百揆率親騎衛三
百守清石嶺待思晟就拿 上聞清州殉節褒以疾
風勁草贈鳳祥贊成延年兵判并旌閭起復兩人子
南德夏李漢弼陞品從軍彌復讐將起復咸安府院
君魚有龜入處闕中吳命恒聲言趨稷山察令軍至

安城獜佐陣于青龍山建紅傘指揮白旗朴纘臣秉
東北風仰攻斬賊將宗元賊不能支追斬百餘人移
向竹山遇賊推牛餉軍命恒懲前日仰討急麾軍從
西北風馳下旗拂拂有聲賊大潰擒獜佐瑞鳳命恒
斬于軍前并函宗元首　上御敦化門受馘命恒上
賊都目　上命寅明宗城抄出送命恒處置罷兵先
是獜佐弟熊佐希亮曹鼎佐等在嶺右應獜佐嶺伯
黃璿檄右防將星州牧使李普爀左防將善山府使
朴弼健討賊普爀入陝川郡人金泊夜偪賊幕竹索
覔鼎佐殺之時陝川前守金鼎運謫居陝川聞賊至

不勝悲憤爲謗檄按舊時首校之陷賊者咸萬重激以忠義喩以禍福萬重果夜来求見鼎運厲聲叱之萬重感悟鼎運知其誠心附耳低言萬重能領會歸誘二魁移陣于郡南氷庫峴設幕休兵陰結壯士數十分守四隅約以響礮夜半萬重從中軍放礮而壯士一時斷幕維以掩之遲明盡斬賊首普爀執賊僧海琳貸死入賊中與星陜將校掩擊之昆陽郡守禹夏亨執熊佐希亮羅崇坤趙世奎盡斬之璿啓論夏亨徑斬之失時陜川郡守李廷弼縱賊逃走及鼎佐誅廷弼跳入殺降者欲爲己功璿遣裨將捕治未及

論法而殲暴卒四月 上御崇禮門命恒以金胄紅甲跪進希亮等三馘於壇下判禁金興慶受陳壇上領兵書李光佐受馘上樓復命 上并命懸旗竿軍中奏得勝吹打設討逆庭試錄奮武功臣十五人命恒爲一等封海恩府院君左賛成崔奎瑞辞錄勳 上曰加勳名於致仕元老非敬禮也 上手書一絲扶鼎四字以褒之命寅明師洙依甲子適變時西征錄撰勘亂錄六卷○清州軍校趙斗錫有老父素饒智見賊語斗錫曰賊十日內當敗斗錫誘從賊者謀縛天永其父曰兵不可無將將必立名族州士朴

敏雄有人望汝往請之丰錫往敏雄適出他州人金晉熈奮然伏劍入上黨山城襲縛天永敏雄亦携義兵來晉熈即與天永而拂衣去絕口不言當日事正廟特贈判中樞當時大興進士蔡時煥一云正承題詩曰三更靈鵲繞樑喧燭滅華堂醉夢昏偏裨能成蓮幕節元戎謾作竹林䰟雲猶死耳無唐史陵獨何心負漢恩可笑漁人功坐得一時榮爵耀山村盖十五夜鵲忽噪兵營其日兵使擧其叔壽逆賊乘醉瞌搏之遇害於竹林裨將洪霖呼曰吾兵使賊殺而嘖嘖延年殉而宗元降賊詩盖記實而或刺其太刻云○

有石工當亂匿兵營軒下而脫身語人曰吾知鼠狗
輩無足為也吾伏營軒僞兵使天永坐營軒受軍禮
畢命速進可啖物廚吏曰猝未能辦但有乾魚賊曰
持來吏進大口魚北魚衆賊環啖聲如刈草魚骨堆
漏軒隙吾每見真士夫啖魚必整截而進未見不剥
皮骨而麄啖者賊見京軍必驚死果然云訓局書字
的張文郁言曰吾從戰安城當賊刺客之夜入都巡
撫陣趙從事顯命截袍斤授傔人曰今玆變吾誓死
若歸傳此袍斤於吾家招䰟葬吾也趙真忠臣也又
曰接戰之曉兩陣放砲有霧晕兩陣官軍聞賊炮皆

懼及日出望賊陣僅亞布帷旗以紙造經霧沒形容
戰士半荷樵杖多戴農人笠曳草鞋訓局兵奮鐵杈
則賊兵手掩農笠仆如病狗或哀呼曰小人某座首
宅雇奴也不知何為來此云賊乞人也思之不滿一
笑云○獜佐之敗走也尚擁紙凉傘騎白騾入陽智
山寺自呼曰大元帥來臨寺僧晚視曰大元帥何物
也汝似安竹賊魁綁縛石槽上寺隣申姓鄉族聞之
急上寺求買獜賊曰此奇貨也僧不賣吾當奪之僧
素惛鄉族請賣申與僧刁蹬良久獜佐帖耳聽若馬
牛也○洪霖之死卓烈今古無比其孫徽年三十餘

辛於懷仁任所能預知死期臨死區處凡事精神貫
注任兩官治為第一盖有神術云○儒臣鄭羽良言
豨佐子年五歲能作劒舞狀若不早圖則不無後慮
囚獄待年殺之宜矣　上曰法一低昻柰後弊何囚
獄待年非王法也國家仁厚之風壞矣○大抵賊黨
之彌滿排布者數百年罕有之劇賊也賊鋒之疲罷
突出者亦數百年所無之弱賊也以　英廟不世出
之偉烈掃除何有哉　英廟一委少論平難而黃璿
獨以老論平嶺南賊纔就戮而璿暴歿人皆曰遇毒
也右諸條出一夢雜著○先是丁未夏有一鄉士好風神秉駿

馬僕從資用甚盛來閭巷招廛人納買各色綵緞先以一封銀為資使取數十匹看來色品約與明朝和買廛人信之留置而去明朝往視之則其人盡持其綵緞乘曉逸去搜其寢處但有一櫝子盛石塊裹厚紙假銀子封數塊而已盖希亮偷取以為起兵時旗幟軍服也鄉士即希亮云 出朝野輯要

己酉筵話

己酉八月初四日親鞫時 上曰近來黨論無復可言而昨年變亂既出於此至為不忍聞之言向者李道章出於嶺南今又有錫孝之言及於不敢言之地

此豈非黨論所崇也大抵朝家和平則彼輩何敢為
此也蕩平之名出則已久終無其實宋寅明嘗言屢
失機會者其言誠是矣第黨論愈甚分數不減雖已
鎮定亦已難矣予所待者領相及領府事入来與之
消詳為之而尚無入来之奇故如是延拖矣今日筵
中幾為半朝廷聞錫孝之言豈有復為黨論之心乎
予所以期待卿等一出於誠心望其有一分之效而
終無其實無可奈何鄭弘祥牽制羣下之言不為過
矣予欲為之一偏忌是矣且進退之柄在於王者何
難之有猶且如是者欲至誠感孚待領相及領府事

從容爲之未處分之前非但無見卿之心實無待

東朝之顔也此非恐動之言見後日次對及視事時

則可知十八日大臣卿宰玉堂引見時都承旨趙顯

命曰兩司辟招何如　上曰當先諭所蘊諸懷姑勿

辟招　上曰年前見反正日記則　聖祖下教丁寧

惻怛其時朝象幾盡調劑矣今日以予否德朝著間

黨習愈痼以致言及於不敢言之地其時右相入侍

故交勉之際不覺慷慨出涕矣李台佐曰今日黨論

幾至亡國去年逆亂千古所無百年病祟至今日始

發而　殿下適當之爲今計惟有明理正心以大公

之道務去病源陶鑄蕩平而即今一邊人難進之端
在於四人追奪雖除拜皆以不仕爲節春間黃惆
親鞫時 帳前縷縷下 教趙顯命有所發而臣亦
仰陳愚淺之見矣伊時臨罷下 教臣與右相俱以
聾全不得聞其後聞 殿下欲自今不對臣僚臣驚
惶問顯命則果然矣臣即欲請對而右相以查對出
來臣獨請對乃承他相備員後入來之 教臣雖無
似名爲大臣求對不得三百年所無之事或云臣當
排闥入侍或云無抗顏在京之理臣意則 聖意非
厭薄當有賜對之擧今果入侍矣 上曰欲別爲下

敎故只招一二臣今日之事予豈樂為哉其日錫孝
為妖言無可更問故即加刑昨年逆獄言及大臣山
林則必準次而後誅之況言及不敢言之地者豈但
十餘杖而誅之然此非渠口之所獨剏則豈可獨忍
於賊孝乎故仍停訊而結案矣昨年掛書卿等雖不
見予心驚痛當如何此等之言出於患得失之心治
逆而不知其根本乃以維賢輩為本而其實黨論也
予生長宮中尚為斟度朝廷之人生長黨中猶不知
禍本命招卿等時思故參判鄭錫三雖有不能擇言
輕率之病而今日若在則當不諱而盡言矣 上遂

掩涕良久曰故人有爲良友而泣君臣之間亦有友誼且其直臣豈不興感也甲辰以後若善處則必無昨年之變昨年後若善爲則豈有錫孝之言乎此一則予過二則予過也惟朝著寅協而後有可恃卿等若不爲黨論則當國家有益不但有益於予身矣都承旨爲說書時曰願天地開闢之說予以爲名談天地開闢而後更見好時乎台佐曰臣亦生長黨窠而以父兄朋友之戒不欲爲黨論故東平尉鄭載崙臣與之親切語及黨論事則載崙力言黨論之極必至弑君父矣癸亥反正後 聖祖習知朝廷閭閻之情

招諸功臣中飭力扶東人而西人不得肆隨才授官西南至有連姻之事矣已亥邦禮西南各有所論南人以西人為亂統論以逆西人以南人為告變故力塞之甲寅南人當局以已亥以後怨毒之心多所斥逐欲殺先正臣宋而不得遂計至庚申按治逆獄之後人或以為濫觴而尼懷之爭又出於其間仍有老少論之名 景廟元子定號時以差遲時月仰對者出於至公而南人以為不利於 景廟已巳甲戌轉轉層激末流之害將至逆亂之境矣臣初以為過矣至今其言果中矣臣雖未能出黨窠而 聖明若以

義理敎之則豈終至於迷不覺悟耶 上曰古相柳
成龍以粟谷爲聖人矣東平尉謹愼故予於少日每
事問之矣今聞此言深知黨論之禍真聖人之言台
佐曰黨論盤根百年有難一朝掃去而十分難下手
處猛着工夫始有效矣 上曰卿等不爲黨論則予當
言之不然則不言以爲折拍矣昨年變亂後雖 宗
社再安而予則不以爲功惟袪黨論然後始無愧心
卿亦嘗言袪黨論後爲中興之功矣今予當先言卿
等之病卿等雖於黨論減有分數而未能脫然領府
事有固執處卿終不能覗爲予故短之右相拜相時

予亦以忠厚二字言之鄭弘祥雖斥右相而右相之意則異於領府事吏判腔子裡惟懷蕩平主意爲承旨時以言出補慶州而丁未秋批答卿亦可以記矣元良定婚時取其不甚於黨論而定婚時 事非予翊之贊善金榦書入李挺樸亦勸勉于此故以此出題其時場中有不作而出者此無同慶之意惟爲朋比而惡其出題故也然吏判尚不知吾意政目儘好而不爲可來之道是猶閉門而招人不幾於誘而罰之乎箕伯辛壬間當予辭位時以李泌事有所達故知其心事矣其時趙崔兩相亦未超出黨習卿獨不

為黨論故予嘗賢之其後爲問郎予謂不可出而乃
出以言與事異心有慨然豈原與箕伯同其心而向
時兵郎之出仕則尚未能超然其餘數三重臣則平
日無所論難而知其不甚於黨論禮判亦知非刻薄
人矣卿等開心則予亦開心不然則不言矣台佐曰
殿下之教敢不奉以周旋乎 上曰今予之言有
若受强從而卿等若不輸情豈非虗事李𡌚曰如有
所緼何敢自隱於君父之前乎調劑蕩平之道誠有
難處之端四臣之中若分而二之或伸理或仍置則
向時之人難保其有蕩平之效若全然昭雪則廷臣

或有難安求退者如此之際安保其必有和協之道
乎臣每與趙文命宋寅明諸人論此事實無善策或
有好樣 處分之道則豈不感乎彼此之心做得蕩
平之治乎 上曰予欲言者二件事而卿等擺脫黨
論猝然有良心則當言之若終不奉行豈不難乎金
始煥曰 聖意所在臣欲知之矣徐命均曰若分明
下教則臣亦當陳平日所見矣趙文命曰若賜
下教則何敢不盡所懷乎尹淳曰今此黨論臣亦知
爲亡國之本若賜 下教當盡達所懷矣寅明曰辛
壬之獄臣則無行公問郎事其時有他件事暫爲問

郞矣小臣所懷已陳晝講時而若 下敎則亦當盡
言矣李廷濟曰一旬阻對之餘有名 命顚倒入來
承 聖敎後有所懷則敢不盡達李寅明曰臣日前
見領相酬酢各傾倒 下敎後當仰達柳儼曰 聖
敎有黨論之心者非臣子若明有所 敎則敢不以
迷見仰陳乎顯命曰臣之迷見筵奏及對卞李瀚䟽
已盡之矣臣誠死罪 聖敎之若是縷縷未免勞矣
昨春臣與李宗城入侍有所仰達 殿下記有之否
上曰然矣顯命曰 殿下於丁未七月以後純用
從前一進一退之例委臣下之所欲爲者事事皆從

不能正之於初而今反悔之於後不其勞乎 上曰
其言是矣是予病痛處卿雖不盡言而其甚者開端
則予亦當言之矣顯命曰甲戌以後少論疑老論以
後必為逆辛丑事異於常規而裏面事為不可測知
者故少論遂自處以先見之明羣起而攻之領府事
亦其時血戰者也其憤嫉之心與傍觀者自別故不
隱於 君父之前而追奪至於趙泰采臣雖知其心
非出於為惡而其論不相合只以 殿下之容易聽
從為他日羣臣不相保之漸 上曰卿言可感此實
予過趙泰采事是十分之餘一分者不足為有無而

其時領府事以至誠陳之從之矣予知領府事有若
心矣領府事以爲數三宰臣俱無異意云故謂卿等
亦叅其議今聞卿言始知不然矣入侍人或有司其
議者耶操寅明曰臣等不聞矣台佐曰臣與領府事
論趙泰采事臣謂聯劄外别無可罪宜承　上教有
所分等云則光佐曰黨論出後君臣等級漸弛當截
然爲防方今　聖學高明心公如天地須明此等義
理爲後世法程矣吾爲此言則老論愈當欲殺而吾
則只當盡分而已其追奪亦非直斷以逆者矣　上
曰黨習中人無怪其過疑而彼則謂之忠判若二事

矣宋寅明於筵中講東湖問答有所陳達亦有意矣
謂予失期會者亦是矣予之甲辰丁未失處當言之
甲辰嗣服後若明定國是則在予道理好矣乙巳後
則翻換外無可爲之道其時人以一鏡有罪故欲一
一報復其論領府事者率多架虛鑿空而李觀命以
大臣入來必欲先殺領府事予甚慨然雖在大臣事
當深責而亦不能嚴辭以斥之至其末抄欲就七人
中先誅眞儒及弼夢者巧矣一時遂爲處分而下大
誥昨年以後老少俱出逆賊而亦不能盡源頭言之
今日予豈不盡言心懷乎建儲代理古亦有之爲黨

論多有可藉重處如斯文是非亦可以戰矣豈可以
逮儲代理入於黨論乎予生晩不知黨論根本而庚
申己巳事尚不能知己亥禮論亦無以知其詳惟思
守 先朝處分而已至於老少則亦豈不知以故相
臣南九萬崔錫鼎黙享之論知其根本矣少論以老
論為有他心於 景廟其人豈有不軌之心於 景
廟乎老論以少論之為 景廟謂後日地也而老論
初非不滿於 景廟也少論初非阿諛於 景廟也
皆出於相疑也 聖考時則不敢以其言進故入家
禮源流而發其端予於其時適入侍 聖考命左右

取其一卷來適以末卷進則有鄭澔跋文而其措語
可見其平生故 聖考有處分而其時李真儒遂有
疏論先正權尚夏之事繼以墓文擬書復出而轉轉
層激末梢 處分登諸 御製欲以鎮朝象而老論
以此藉重以予為負 聖考遺訓先正尹宣擧文集
毁板之請 先朝終不許之則 聖考之意予亦仰
揣萬一矣趙泰耉彼此先正之說似為均平矣黨論
甚時 先朝慨然下教于予曰汝輩豈不便乎其後
請建儲之疏適出於老論矣夫為人君有何好事而
逆賊欲為之乎嘗笑而語有凶心者逆賊中逆賊矣

大抵人主一動靜之間惟恐有誤人君有何樂哉自
名舍堂曰六吾盖取古十吾四吾而爲也守吾分樂
吾年之意列以爲六以見予志欲以樂餘年矣李廷
熻之疏後見時象難矣欲固守吾志而聞　慈教後
不敢自有其身黽勉應命而晝夜涕泣目之不腫恠
矣柳鳳輝之疏恠矣而亦豈爲逆乎只憎老論一夜
之間舉措而陳疏初非有不足於予也予之初疏反
爲搢紳章甫輩藉口之資予之橫身自當可恠故遣
吏推還則已入啓於心未洽而第五疏後心少安矣
在予道理若策建儲功後世謂予何如主耶於此終

始嚴其界限而調劑黨習則蕩平外無他策故在東
宮已思之 景廟備忌兩可之說使少論當之則將
如何辭劄領府事疑其有將心而彼豈必爲逆乎此
與 先朝已行之事何異而乃以逆疑之乎謂之逆
豈不有所推逼乎忠於吾者爲忠於 景廟矣以誰
建儲代理而可爲之逆耶此則尚不知所諱矣策封
後虎龍變書出矣其時少論有一鏡老論有龍澤天
紀一鏡忌予嫉虎龍於其變書中爲東宮云者是辱
予而朝廷不知爲驚痛矣始予入宮之時宋英宗書
冊數帙之說豈非趙文命所言乎及予辭位時使中

宮只褁私邸所持入書冊留他書冊使入于 大朝
而仍辭 東朝及 景廟曰此心只以延礽君三字
歸拜 先王云矣其時領相趙泰耈白于 大朝而
来慰 東宮予知其用心平均對說心曲曰緣予一
人人多及禍云則李明誼極口為偏論之説予笑曰
予問寢視膳而已此言何為於予側趙泰耈在其時
若能分玉石而不至於濫觴則庶不傷 景廟之盛
德而乃不能然故自其後斷平生不見朝紙者見之
則心不好故耳其時謂之白望之族者虎龍凶逆之
心必欲袪予之意而以墨世為族白地打殺豈不憯

刻白望招中領府事少論之緩者藥峴沈台南人之
清者此何罙惡乎虎龍則欲祛予者乃不痛治而白
望則為一鏡用法外之刑者是乎領府事趙判府事
謂虎龍事絶痛當問云者始陳於進善門親鞫一鏡
時虎龍情節初豈不知乎此乃蔽於黨論而不知矣
當初虎龍即當打殺是豈為東城君者耶初與天紀
爛熳為惡末乃為一鏡輩欲除東宮者豈可生置乎
彼老論亦不非矣以予仁弱故老論不得展其志只
殺就商師尚此外有誰死者乎不知予心乃謂逮儲
為功誤矣天紀等考見鞫案則可知其為逆而至於

聯劄非逆也且為親者諱古之道也聯劄決不可謂逆而若謂之忠則過矣至於建院則尤過矣海恩好人也而謂其陰陽闔闢而歸之於逆者誠可恨矣內官張世相為潛邸時次知而多交結武班故深惡而遠之其時兩宦遠配亦非 景廟之意而只見忤於妖儉輩必配於瘴邑是黨於一鏡而然也上年無論老少南西無不出逆招若改前心同寅協恭則可以明君臣之義而猶守前執而不解之可乎昨日領府事疏雖出於固執而有一片苦心予多恃故不能峻斥矣卿等黨中一鏡弼夢明誼亦非逆乎在卿等之

道當區別而乃不能焉丁未秋少論當先解之而雖不能然昨春後當恕其心而用之獨當嚴於治逆而豈可猶守前執而俱謂之逆乎賊鏡疏中重臣割名而被論必有不滿而不入矣李真儒予雖容恕而疏下之啓不可停如鳳祥之啓鄭益河不能停之矣疏下人不當出陸而領府事亦不能嚴守矣嚴於聯劄而庇疏下者非蔽於黨論乎以卿等爲鏡虎黨則一備忘足矣海恩及領府事予平日甚信故領府事今日不入予已知之矣李秉常是不易得之人金興慶豈爲逆耶逆鏡欲以聯劄及逆獄混而爲一以及於

唯諾之人今既同唯諾之人則獨何罪聯罰乎聯罰
則嚴防而欲使唯諾者出仕則必無行公之理矣當
予辭位之日宜訊虎龍而而只移庭鞫設於本府此
豈安予心乎李頤命於 先朝積年侍藥愈於趙泰
耉以獨對有所云云 先朝以 宣廟七臣事托之
也予以大字書孤竹清風四字於直所亦有意焉㛰
僕能書者自藥院歸言藥院提調書憂國忘家四字
予謂有所自期矣掌中養字謂之逆則寃矣問當全
扶國者則書示養字謂頤命是老論中煒煒者故謂
能扶國此豈為逆乎其人有智而無領府事心量故

至於敗矣不當爲逆而亦不可謂忠贈諡建院則過
矣以其子入於逆故追奪而金昌集則不是處多尤
不如李頤命其孫又干逆獄故追奪一鏡與逆宦符
同而尚儉則沈益昌弟子也尚儉伏法則一鏡斷其
臂矣遂做出虎龍欲背少論而與東南人怨國之徒
爲之具志實欲自爲之少論不知而與之混同當割
棄然後可明君臣之義何不思之乎李健命爲吾請
命成事而一鏡並斬於配所不亦無嚴乎李頤命金
昌集仍前追奪麟劉舍之使彼入來然後朝象庶可
勝矣如是而無效予末如之何矣聞予此教不知感

動者非予之臣子也老論則一人謂黑則衆謂之黑少論片片兩分各持其議此爲差勝今就老少中擇其優者用之庶服其心矣以彼邊建儲代理之請謂有爲而爲者非矣若曰汝等之子及族屬入於逆謀汝當爲逆云爾則彼亦當服矣乙巳初處分時領相以判義禁只訟李健命之寃者公矣且向疏以建儲代理分界當嚴豈敢傅之於逆云者領府事豈獨爲國而有所不及耶予於領府事有慨然者領府事雖自知其李明彥不爲逆而彼不知者以爲何如耶白望不過誦傳虎龍而捨其眞窩主徒治其誦言者不

亦可笑乎今賊孝及於不敢之地是予痛心者也
東朝聖德如天地之無偏惟日望黨論少祛而金後
行兄弟亦謹愼小心予所知矣向來李廷熽之承旨
望點之則恐非其公而予之心不有一毫係着故遂
點下矛若避嫌則不爲此矣李森所納白望環刀取
諸其家而乃繡澁小刀一鏡輩如得奇貨謂以此入
於三手者豈不可恠乎一鏡伏法之後猶不割棄可
恨也台佐曰建儲代理之請豈有謂之逆者乎　上
曰一鏡教文中四人皆追奪則豈不藉其口乎台佐
曰丁未下詢時臣以趙泰采則只參聯劄復官之意

仰對李健命臣之意見亦曾陳達而今春帳殿臣以
吳蜀解仇通和事有仰達聯劄一邉庭請一邉節目
擧行擧顛錯似有陰陽手段而大体不必深議 上
曰領府事以必罪聯劄而後可明君臣之義代理一
節事体有別矣後世若有請建儲代理者則一并歸
之於逆乎㩀曰建儲代理實是光明正大之擧豈可
歸之於逆乎今緫經逆亂名出鞫招者猶務包容疑
人隱迷之心術置於罪籍甚非事宜 聖教允當
論若因此消釋則豈非幸乎始煥曰小臣所懷頃已
畧陳趙泰采所坐是聯劄事故臣不能爭執至被臺

斥命均曰小臣則平日不爲黨論 上曰與卿曾無
酬酢故本末長短不知而卿弟過被清選卿父之救
權孽大臣体矣以卿父故不以黨論疑卿今日之名
爲此也命均曰老論之不足於 景廟則有疑之太
甚辛丑後則擧措多不美以疑者之眼見之豈不尤
致疑乎 上曰其疑之豈非趙泰耉辛丑䟽劉事乎
予問安于 景廟時適見其劉末抄言誰當之者不
覺驚心隨即出去矣其後來對 東宮也或云金昌集
謄送故予笑之矣一鏡教文中必入四臣者其意極
凶矣命均曰建儲代理豈敢謂逆聯劉時動於死生

禍福而有挾雜之心苟有挾雜則爲不盡分矣臣常
以爲三人則心迹同而趙泰采稍有間焉當參酌矣
上曰死生禍福之說謂何爲則禍何爲則福今此
減等之擧卿心以爲過分數則當謂過矣予不求其
合也台佐曰命均心明語鈍禍福之說不能分明仰
達文命曰臣參涉朝論非國家之福故不敢以士流
自處矣　上曰丁未後戚連王家自處有異而未及
諒此矣文命曰在家每對親屬言如我不肖苟此知
過而言亦不敢盡意實爲天地間罪人死則無歛錦
緞今日　下教數件事外皆與常時所見無異其時

聽政之可不可 殿下當自知之若非其時則聯啓
爲逆當其時則非逆矣今日朝論所謂減等中人是
臣外姑夫而減等外人亦臣妻三寸自是應避豈可
參涉可否乎 上曰所謂數件有異者何事耶文命
曰鞫案中事臣不知也 上曰虎龍用意陰慘罔世
杖殺亡無據而亦慘矣是欲推而及於爷者也 上
曰昔年卿爲承宣時有所言閔領府事則非之權懼
與卿爲萬里同行歸故知卿心有陳達之言爷自其
時始知卿矣 上又曰又有一節是一鏡事頭腦也
搢紳疏後内官有妖儉族祖者見爷曰爲 東宮疏

入啓問何從得聞則曰聞尚儉也此儉與鏡附合也
儉又使與渠綢繆者恐予曰　世弟亦用南人少論
乎庚子年臺臣以辛巳罪者蒙歲抄爭之也妖儉忽
曰自　上何不亟停勿煩乎此啓云予在傍而合眼
若不聽矣尹淳曰　聖教中以為卿黨有一鏡虎龍
竊恐日月之明或未下燭臣等本情矣　聖教中劃
名重臣似指臣矣一鏡初不知而疏廳始見之雖不
知其人之甚悖而見其與南人有罪累者無界限故
臣心非之其後臣往李眞儒所則一鏡來議疏事臣
以為此時局外之人陳疏有患得失之嫌力言不可

坐中人有以臣言為可者故相臣崔錫恒亦邀臣使
挽止而領府事李光佐在江上送言力挽之而臣與
一鏡分踈言不入臣往見故相臣柳鳳輝相議則亦
以為不可陳疏而一鏡咆喝不已臣遂下鄉不參其
謀故無割名之事而未久臼面換易一鏡為吏參大
肆氣焰趙顯命與臣長書有所憂歎之語其時雖不
知其為逆而自為士流者肯與渠同事乎臣以玉堂
欲疏論則徐命均止之曰一鏡於政廳辱君謂之曺
無傷且塞銓擬嫌疑之際豈可言臣寢其疏逆僞時
一番入城其後頭不戴帽矣一鏡前後七番隱語辱

臣緩峻名目由是出吏判補天安郞今入侍三四人
俱號緩論而或一言有逼則以護逆罪之故不敢言
如李健命茝斬等事屢言其怯駭而力不能止教文
出猶不能斷其凶心又見啓下教文付標處有驚心
文字臣兄弟與李廷躋憂之以爲若置此人國不爲
國言于李光佐則以爲持峻論者心雖無他而猶不
能自扶若輕斥之則必多隨去者就其中曉諭扶去
然後方可罪其人且曰吾先敗去誰制一鏡云　上
曰領府事處事過於周容如此淳曰其時金東弼自
水原爲大諫來住城外臣兄爲嶺南京試官歷見問

曰能論一鏡乎曰吾將為之云 旋拜承旨未果臣兄
欲與鄭壽期極力論之一鏡知幾噣朴徵賓㨾劾不
得言東衕復為大諫救臣兄遂論一鏡及敎文事聯
劄未嘗處以逆律故趙泰采極律之論金啓煥立異
臣等亦與聞而其說不得行矣聯劄時臣與趙文命
兄弟為宮官在闕中目見之臣以為 君上即位元
年代理是何等重大而大臣自當請對豈可使徵官
先言乎既請罷趙聖復賓廳求對一日三四啓又有
庭請是則似欲力爭而俄而聯劄上旋因故領相趙
泰耇請對收還成命臣謂顯命曰今日若不盡分臣

節安在旣爲遽請何爲聯劄又何心請収成命而日之間三變其事天地惟一箇定而已庭請是則聯劄非也聯劄是則収還成命非也以此觀之其心不純於景廟亦不純於殿下而不無私意之挾雜大臣之節當招麾不離而擧措如此人安得不疑又安得無罪責其不能盡分於景廟罪之則可而盡殺則過矣 上曰其事果爲苟簡而論其罪不過削奪矣淳曰乙巳間見其賜謚設院則少論皆有憤心丁未秋以爲漫漶彌縫施追奪之律臣亦以爲非過盖追奪非一律也 上曰四人若今始死則追奪亦無

不可而前既慘刑今復追奪不亦過於分數乎淳曰
丁未後則朝論皆欲和平而凢干罪罰人皆謂傳當
殿下至誠思做蕩平之治如臣等於黨論自謂差
減而亦有濡染心目者況峻者爲骨怨血讎安得以
一朝寅協乎昨年逆變後　聖上尤務爲蕩平臣今
當銓地旋遣人言而蕩平救時之心夙宵耿耿且與
宋寅明同里而居每言減等事臣謂追奪非過矣若
分半減等而能致寅協國事可爲而此如右相言多
有難處　聖上欲就其中減分解紐且慮黨論必至
亡國臣何敢言但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又何敢

不陳所懷乎自乙巳至今五年之間處分三變今番亦安知爲金石之典此後恐無蕩平之效 上曰乙巳欲矯向來慘毒之事未免矯枉過直丁未 處分予誠過矣若不爲此而可做蕩平則不必爲之矣 仁宗末命趙光祖復官予欲於考終時言之矣寅明曰辛丑間事思之慘然老論見逆鏡賊夢事而擧疑少論少論因天紀龍澤輩而擧疑老論老論只見裡面事而旣疑少論故擧措之際不顧其顚倒慌亂少論旣疑老論而又不知裡面事故持之益急而語多不擇其實老少中皆無內有亞心外爲大言者而士大

夫之斷斷無他者亦不免其所誤在辛丑時小臣周
思則國必亡矣 上曰其時少論中善流當之必不
至此此非慰藉卿等也寅明曰其時臣往見趙泰耉
以爲國必將亡請如華佗用洗胃法勸其 三殿請
對泰耉不能爲之矣 上曰其人雖端雅其力量不
能爲寅明曰丁未後議罷謚院時臣以四人爲不盡
分不善處而決不可仍存院謚仰對臣於金李四人
爲三層說聯劄不敢論也天紀龍澤輩爲逆而金李
子與孫藉重爲逆則二人不可無罪李趙無可追罪
故恒謂等分之論或謂臣迎合要寵臣亦不恤 上

曰領相見卿以此酬酢予寅明曰領相言彼此俱觧則豈不好云矣 上曰其時若不失機會則能蕩平予寅明曰臣則意或能之矣 上曰前訓將予知其爲人小無所疑而李觀命請以輦下親兵盡屬咸原者是疑之深也台佐曰 殿下於即位之年若善爲之或可蕩平矣其時少論太半以爲死老論欲乘時盡殺少論自 上但治鏡黨而保合彼此則或可爲矣 上曰少論誰殺予老論雖欲惟意殺之予豈從予鏡黨予豈盡知只知疏下六賊矣 上又曰聯劄不可置逆科以別罪金李則豈非事面外予寅明曰

臣與領相言四人聯劄決不可分而二之一并仲雪

後若有別事或以臺啓請之則似可矣顯命曰領相

亦安知終守所見乎廷濟曰臣自初以為金李非

景廟純臣不自知此心出於良知或出於黨論而辛

丑事臣在外不得其詳以職名被召見朝紙知因一

鏡疏換局矣臣與一鏡相識中間知其不吉以為決

不可與共國事其後遇李真儒於關中而謂之曰吾

恐其為一鏡之國真儒以為已甚常與尹淳言金李

無純心於 景廟者出於生死禍福之心一鏡於

殿下亦然矣臣若以黨言之實無罪矣若以別罪罪

金李捨聯劉勿論或有益於救世道 上曰以代理
爲釋務云者豈不駭怪乎儼曰代理聽政之請臣本
不以爲逆但其舉措未能安靜專一故不能無疑及
至昨年變亂之後始有覺悟以逆何代無之而或貪
於富貴自陷罔測之科而誣上不道終至稱兵作逆
者未有如夢顯輩之窮凶極惡而此實本於逆鏡教
文矣旣有如鏡夢者在傍耽視則非有大胆大量者
安能不動乎今承 聖教益知所不知至於两可者
尤爲曉然矣雖以此處分未知必爲蕩平之效而處
置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 上曰妖儉一鏡非爲卿

等也引南人失志怨國者爲之同事也予在東宮時所遣簡冊所無之事若非 景廟至仁盛德安得有今日守御等則見欺於一鏡而老論則知其然故生惕而爲之非逆也領相之不知尚儉爲何事云者有勝於人者矣閔領府事黨論甚而年前一事亦出若心而未免爲妄發矣鏡儉輩幾危國家御等有所未盡知者而天紀龍澤輩結張世相爲爪牙故知之耳文命曰儉獄時臣兄弟對宋寅明言及流涕無一分可恃之勢云則寅明以爲辞位一節爲英雄手段無可深慮云矣 上曰尚儉爲 東宮陳疏之說誠么惏

老論謂萬打腔骨速殺之者過矣左相亦參其獄一
鏡豈獨為擅殺乎 上又曰其時告于 景廟書備
忘者是金夢祥傳之者是朴纘文故尚僉嫉而引之
老論疑其為階梯而請訊問者皆不知隱微之致也
諸臣曰聯劉若以逆論斷則碍逼於何處耶雖曰非
矣既已誅死則追奪不亦已甚乎若謂之盡分之忠
而建院賜謚則過矣金李則其名與子與孫出於逆
招仍前追奪李趙復其官爵而建院賜謚勿論可也
四劉畧為區别治逆七分明罪四劉而唯諾者使之
仕豈朝廷道理乎此意出舉條可也 上曰近日至

於閑閭而不見卿等者予亦有不得已者而今日畢
攄心曲矣顯命曰此 教若早下於丁未七月之前使
羣下曉然知之則必不養成其罪 殿下假借顔情
不見幾微故羣下不知展布四支不覺其得罪矣此
豈非 殿下之養成其罪 上曰丁未雖下備忘而
此豈可以文字形言今日始對卿等而言之初非顔
情切迫而不言矣知申謂予養朝臣之罪者其言是
矣誠予過也今此所 教必欲會領相領府事而言之
卿等來對而不見非有不足於卿也今從妖儉事源
頭而盡言之者實出不得已非 景廟至仁豈有今

日予乙巳内官孫判佐出付鞫廳加刑遠配金夢祥
知無罪故即釋矣今此處分後終始期與卿爲治矣
俄者所對中户判之言有些模糊不盡處刑判及禮
參予嘗謂不爲黨論矣禮參之言猶有未盡於心刑
判更思將來之言亦似未盡終始未允於所望故盡
說予心曲卿等亦以所 教有害於義理則隨予問而
是非之淳曰臣等若同歸於鏡賊之黨則寃矣不能
早去一鏡致有今日 下教臣實有罪而今此所對實
非出於黨論而然也 上曰雖向時人於卿無以此
罪之者矣卿於聯劄意見與領府事同是則必惡卿

矣台佐曰 殿下必欲調劑彼此則領府事及領相
置之朝廷然後可為矣彼二人於此事雖小有參差
而於他事泛然矣李光佐聞今日 下教或當變動
而洪致中亦必當來矣今日黨論結紐處既已盡解
願 殿下益弘其規模而堅定 聖志十分地頭更
進工夫以 殿下聰明睿智之資足為中興之主矣
顯命曰日後一邊人必欲盡脫二人則其時左右相
安知不為領府事乎 上曰罪二人者是予之言非
因大臣所達則左右相有何見忤之慮乎文命曰
殿下於下教之際屢發嫌疑之言是 殿下學力未

到處也 上曰卿言是矣乙巳建儲時果爲嫌疑二
字其時海伯有所言故予是之矣俄者復有訾是不
免負其時勉戒之意當更加勉矣淳曰李光佐處若
下疏批則庶得知今日之 聖意而領相處亦爲别
諭恐好矣 上曰然矣 上親呼領府事疏批及領
相處别諭使顯命書訖諸臣以次退出夜已三鼓矣
九月初二日光佐入侍仍涕曰向日筵說自外已得
見矣臣雖有一二所見 君臣一堂 聖教懇迫既
定 處分何敢猥陳所懷乎 上曰賊鏡與妖儉相通
巧美之狀卿豈知之老論則因張世相探知矣光佐

曰賊鏡爵秩臣亦薦擬賊鏡教文似知有包藏之心而臣亦不發此則臣之罪也老論雖或有一二探知者自中亦多賢指人豈皆與知乎 上曰非盡謂老論龍澤天紀輩所為也光佐請出去 上握手勉留

餘孽干紀

六年庚戌三月羅弘彦以戊申賊崇坤崇大之至親思孝之友壻凶謀陰計無不與同其冊子所錄有犯上不道之語諸賊之所推戴即垓圻也乃楨柟之從孫閔就道之外孫兄弟俱出銀貨助逆而賊稱圻為人勝於垓真推戴在圻云問垓圻并施刑 傳旨有

曰罪人𤥒圻身居宗籍互入推戴爲其謀主自戊申
至今日窮凶極惡之變專是倚恃於此賊兄弟實逆
之魁禍之根所當明正典刑而磬甸自有古法特爲
處絞問弘彦以汝子啓泰拿來時搜得文書中汝所
錄冊子有不忍聞不忍道之言末抄有侵犯　景廟
不道之言其他凶言俱在冊子中其所聞日月及傳
說者從頭至尾一一直招弘彦供所錄中毛髮凜然
云者聞於羅斗冬所謂節義凜凜者聞於流傳鏡虎
不稱臣而稱進賜聞於崇訓之兩弟崇誼崇說哭班
往來之際羅斗秋兄弟傳此言金南復言天海事朴

哥之所傳金履軺亦嘗傳言矣 傳吉有曰癸鏡虎以節義詡天海以義士實爲掛書之根柢凶檄之嚆矢渠既自服以大逆如此凶賊不可以循例結案而處之依鄭夢例擧行 命鞫眞儒聖時宗厦鞫廳啓抵賴情節絶痛請并刑推 答曰三賊祈雪備忘渠何以先知而呈疏乎妖僉相應之狀明若觀火雖以妖僉正法時陳達之辭欲爲發明其時雖逆鏡當之非作叛之前既無此言況其後相異亦因宦慾相不平者爲賊鏡之疏下爲賊而右袒可謂無所不至者宗厦招中猶稱討逆尤極痛駭以此添問目後三賊累刑

杖斃乙丑九月冀觀順觀從子畓以誣因朝廷杖斃
丙寅九月憲府啓逆鏡疏下諸賊或伏典刑或斃杖
下而猶鄭楷牖下之死在於戊申之前官秩目如請
追奪權益寬辛壬凶徒之一而鏡虎諸賊之謀無不
通關而幇助至若問寢視膳之說是爲渠斷案戊申
按節北藩與昌悌黃溥聖欽輩綢繆密議海島造艦
之狀營下鍊卒之跡醬計之漬於綿布營廩之糜爲
乹糒按撫查狀既爲昭著渠之疏供亦不能自掩則
其南應麟亮西嚮晋思晟彰露無餘而特以攀援有力
刑法不加暫時薄竄先被陰誅官秩自如請追奪

上允之三司合啓輝砉恒事命削奪戊辰十一月鞫
權纘權嵇等嵇供今月初三日臣婢世分忽得書以
示臣其書有曰索辞于增慎獻于天臣持示臣叔權
纘曰此天書乎人書乎纘曰此非難知之事而極異
常增字似指驪川即增君號臣曰驪川家若有此等訓辞
則誠異常纘曰汝知此書天作耶人作耶臣曰天何
以成言紅綿布妖書書於紅綿布亦何以在天乎纘曰吾意
亦然後臣往驪川家問曰有先訓乎曰無曰有夢兆
乎曰無曰有異常之事乎曰無臣曰吾初三日忽得異
書此處若無他可徵事則不涉於此家矣驪川執手

問曰吾視汝若親子弟汝不視我猶父兄可慨臣早
孤聞其言感悟仍以書中所見者告之臣初欲以三
条設問之意問纁則曰任意為之凡與人言雖恐動
之難得使人直告汝之先發必易矣問纁供稱果以
三条來言故從容開説使勿過動矣譜字之意稱果
不知而臣言之又供心動之説全然未覺矣稱以為
觀其舉動則可知云而驚心則有動矣動與靜為對
動於中則謂之心動動於外則謂之舉動有於中則
必著於外而根本則心也問字知字之間分數有之
問字則　上敎以陰慘之事問之何意為教故臣以

知字為對矣臣以知字爲對則似不至陰慘之境而
使德往知者非陰慘之事也只欲知驪川家投書與
否耳又供德則驪川火下所見書雖不知爲投書而
以驪川之愁色疑其殊常臣則斟酌知其與德家所
得一般驪川向日有愁色云今往問又有愁色則可
知其心動故果使往問三条即投書中辭意而以祖
訓言之其問亦足成說矣問權繕供臣往宿驪善增弟
壆號君家海恩增庶叔名爣語驪善曰有慶事矣臣問之則
曰吾家汝家有投書事而筵對處分俱無事矣驪善
曰初二日時祭時入祠堂則有投書罪人斯得然後

可達嵇言渠家亦有之云故請對矣又曰汝家有此
事而汝嫡從即纁使嵇探問於西學洞增家云云故臣問
嵇曰其欲往知者何意曰往問驪川而若心動則吾
當絶跡矣臣還家則驪川急送人邀臣謂曰安國洞
纁家使嵇来問我之說是乎吾豈為逼人之言乎仍使
臣往傳於安國洞故臣往問纁則曰使汝知之之說
吾果為之矣纁嵇等并杖斃纁即盖寬之族一鏡之
外黨為人妖邪曾為臺職疏許大臣宋寅明竄極邊
蒙放枳廢多年居常怨國其從侄嵇自幼被育於纁
而與增為中表叔侄增又纁之所嘗深交增家時祭

時親戚祭祀者唯𢌿兄弟則妖書非𢌿兄弟而誰為
此乎當其就火見書也𢌿從家隅窺見則其自為投
書而覘察增壆之狀又可推知其後𢌿往見增佯若
不知增家之投書只發三条之問而因言渠家有投
書其辭意如此如此者欲使增異其書意之相合動
其非分之心也𢌿則年少稚騃凡事皆聽於縡則此
其為縡之所嗾使又灼然矣增亦苟非同情者孰不
即捕以告而乃於數日之後始請對語多不實云

蕩平　筵教

乙巳正月二日　上敎曰噫朋黨之弊未有甚於近

日初以斯文起鬧今則一邊之人盡驅於逆黨剢之
又深流之又竄其中豈無抱寃之人乎噫一婦呼寃
五月飛霜況一邊諸臣盡屛於諸道者乎如此而傾
軋之言烏可已乎予所痛恨者而黑白不卞混亦之
於罔測之科我朝本以稱小用人之道亦不廣矣至
於近日其所用罔非黨目中人如此而豈合天道之
公眼一世之人心哉昔年共任於朝端胡乃今日不
如往前耶若此不已束帶立於朝者幾人耶半國沉
滯以堂堂千乘之國用人何如是隘乎予先言世道
之病彼攻此擊公言杜塞目之逆黨玉不卞彼所攻

擊我其將擇乎不擇乎混擧忠直并驅惡逆之科非
彼之創是我之言也如此而朝著何時乎正公議何
時乎聞噫君臣猶父子父事衆子共相猜疑抑彼取
此則其心安乎不安乎其所深痛者公卿庶僚皆以
世祿之臣罔念報效之道不思睦婣之義一廷之中
攻擊爲事一室之内干戈相尋如此而國將奚似今
當歲籥已改新元復回天時生物之時也不無革舊
勵新之道亦豈無與物俱春之意乎其令金吾被論
人叅以輕重與大臣登對放釋亦令銓曹蕩平收用
咸使擧國知天人一理之道今予此言上以爲 宗

社下以為鎭朝象若或先生疑惑乘機投疏傾軋之
事則禁錮終身以示不與同中國之義咨爾羣工遵
聖人使枉者直之義效曾點浴沂之心去其黨習務
歸公平蕩但為國為天抑亦不墜乃祖之風豈不美
哉位在鼎席體蕭何薦曹之志職當銓衡學伊尹撻
市之意欽哉予言保我朝象廿日又 教曰蕩平者公
也染黨者私也嗟爾羣工欲為公乎欲為私乎自政
府廣布中外

丙寅筵對

丙寅五月二十四日吏判朴弼周入侍崇文堂對曰

先王聖疾彌留而其時凶徒一切諱之以為本無
聖疾因以做出白地凶言上誣 聖躬臣寸心蘊
結惟在於是而言辭拙々謹搆小箚而來矣仍自袖
中而上畧曰 殿下御撰自省編中違豫分苦之云
有不勝其慽慽感涕者只為違豫二字為世所諱馴
致前後禍亂蓋使此二字明於辛壬之際則鏡虎諸
賊必不得其隙明於戊申之前則隋海諸賊又無自
而發是則何所諱而必諱之乎嗚呼噫嘻於此而可
得凶逆輩情狀矣 君上有疾一國臣庶舉無不知
彼凶之徒豈有獨不知之理而一切諱之者其設心

以為不如是則無以誣 殿下而驅建 儲諸臣於
為逆故也 先王聖患跨歷年歲既非一時偶發之
比而逺至甲辰證候沉重蔘茶進御為日已多而朝
紙書出則直以茶飲為言且當 大漸不設藥廳外
人所聞極似平常故致使賢海輩乃於天日之下敢
以白地凶言上誣 聖躬無所不至至於稱兵之境
或有凶徒餘孽如弘彥者陰相傳授筆之於書稱為
野史使後世疑惑則豈非可慮之甚者耶 幸茲 御
編中所云云甚仰 聖見高遠出尋常萬萬而第於
前撰大訓中則猶欠道破夫彼賊輩執言搆禍者是

何等頭勢若徒然論斷羣凶之罪狀而於　聖疾一節略無所及則其為隱憂依然故在臣竊謂不可不以數句語添載於大訓中彼凶之誣　殿下者更不得措舌豈不至明至順乎　上曰予欲下教而心有痛迫予之心事槩見於自省編而常訓亦略言之矣故閔奉朝賀亦嘗有袖劄今左相及鄭錫三非斥之其後左相則覺悟以閔奉朝賀為若心鄭錫三若尚在則當亦然矣弘彥丹子至今思之心寒骨驚今雖依卿言添載大訓彼不逞之徒豈肯信之乎邇周對曰今若痛辨凶言根本昭載大訓則豈無覺悟者乎

上曰劄中上款語非卿不能言矣末段事此是陳
曆卿忘之如何不設藥廳卿誤聞矣其時事予實知
之果非出於有心矣弼周曰其時事臣亦知之矣陳
曆關係則大何可置之乎　上曰卿實苦心而予亦
苦心上下相議務歸至當可也弼周又上劄論之後
入侍時　上曰大訓告于何處金櫃石室既藏之後
一字有所增刪則是搖動大訓也予別搆一文字領
相與冢宰共看而議之可也者訖領相金在魯曰
御製好矣而惟冢宰所請之意則不入矣　上曰此
則後世子孫若以其時事暴之可也自我為之豈不

苟且乎弼周曰不言亂之所由起則正如臣疏所云
醫者之不知病證徒然用藥而已　上曰予意則此
事以巴豆大黃瀉之弼周曰凡事有瀉處補處矣
上曰從當相議務歸至當頃日元良詢問辛壬事一
邊方疑懼此機會善爲之可無後獘六月右相趙顯
命疏曰伏聞新冢宰以大訓中添載　聖疾事爲請
云必欲添改告　廟之大訓者何也今既有請添者
則後必有請刪者請刪者不足又將有請投水火之
獘伏願　殿下更申禁令以嚴其隄防爲懲討事所
以論柳鳳輝趙泰耉者與左相豈有異見也辛丑初

泰耉所建白保 東宮杙塞己巳人之論國家有賴
而因此擯死於荒郊臣與左相心常憐之將功續罪
之論實爲允當弼周因此待罪副提學李德重疏斥
顯命領府事金興慶繼陳劄子知事尹陽來等五十
七人聯疏嚴斥太學生宋宜孫等將上疏請留弼周
及論斥顯命 上命大司成申晩鎭定儒生遣史官
傳諭弼周勿待罪因命入侍弼周書啓畧曰臣未知
相臣德量學識果占何等地位而到此大關係處切
不可盛氣張皇有此噴薄試思辛壬間事實如何凶
言如何斬伐如何而繼之以反求自心則是必有惕

然怵然不能爲懷者矣如此而猶售舊日餘習爲此
脅持之說則非臣之所敢解也時朴文秀援疏以爲
伏見冢宰袖劄敢以　先王之疾請入大訓噫嘻痛
矣夫大訓者勘定前後逆賊萬古鐵案既已告　廟
豈非至不敢大不安乎不意今者副學之疏又出其
於請添　聖疾之論極意崇奬乃反詆攻爲國血忱
之大臣臣不勝痛惋伏乞　聖明嚴加處分以正君
君臣臣之義彌周因此又待罪　上連遣承旨宣諭
命朴文秀拿處搢紳尹陽來等五十七人以疏請追
罪泰耇鳳輝錫恒光佐泰億仍論斥趙顯命幷下禁

府 荅彌周書啓曰受國厚恩白首耆社之臣與共
休戚者及或勳或將而不耐伎倆徑先驟擧拒儒臣
之路開無限之獘論以王法不可不先爲嚴處又趣
召彌周却 御膳不進至有 命駕之教彌周乃入對
大臣諸宰同爲入侍 上命彌周進前曰山林之人
所見自異不設藥廳做出么誣之說慣聞於耳故其
爲言如是而其欲添大訓亦非不重大訓之意也右
相之言傷於太快若曰冢宰雖非欲改大訓而此路
一開動引周公者必將接跡云爾則亦何所妨耶趙
顯命曰臣愚不及此 聖教曲盡矣臣意非非斥冢

宰者而人未必識其本心則公議之咈鬱不是異事

上曰右相自知其非今則可謂謝過矣今日世道不止此戰則國事將奈何一邊爲儒賢一邊爲大臣仍成世禍則老論必曰趙顯命釀之少論必曰冢宰釀之各爲彼此偏長則豈不可悶乎搢紳五十七人之中若有如冢宰意思者則一二人獨爲之可也二十年不爲之事今因冢宰袖劄而始發之其前不知此義理耶搢紳疏固非矣而朴文秀亦非矣其疏以冢宰爲影而至下敢字末乃以李德重賓之而請嚴加處分以正君君臣臣之義其語脉歸於冢宰乎歸

於德重乎以此不白直之心何以事君乎元良頃詢
辛壬事以後一邊生惻矣少論豈不欲為搢紳疏而
畏元良而不敢為獨文秀言之矣右相疏固非而家
宰對擧書啓亦似過矣互相比準更勿與較何如顯
命曰臣則無可慮矣弼周曰搢紳疏雖多崇品論其
言之先後則雖謂枝葉可也今捨首罪而治枝葉臣
心惶蹙固勿言朝家刑政亦非得宜也臣所以一分
仰酬 知過者惟在於為 聖上辨明罔極之誣凶言
根本僅發於數十年積鬱之餘彼右相縱不能自言
其忍何心而沮之乎 先王有疾何害於 聖德而

必欲諱之者其心可知且 聖上被誣是何等哀痛
而右相略無一言道及只以添載二字為臣罪案是
果何意耶司馬光言英宗病狀多有不擇嵌未聞以
此加薄罰豈古今異宜而然耶且以事理言之天地
亦憾堯舜猶病以至經傳事體其重大如何而後儒
議論猶或敢到今雖大訓豈無毫分過欠而容有更
議處乎顯命曰臣踈句語之間或有所差臣自知之
而朴文秀事則誠恠異矣彌周曰搢紳聯章未知事
面如何而所執則有在日昨 聖教比擬全不稱量
殿下發之雖容易而當之者豈不萬萬寃痛乎許

多搢紳之駢首就戮何等過舉而此一事猶不快從
臣請況其大者乎 上曰卿言善矣仍下傳旨搢紳
諸臣與朴文秀并削職領相金在魯曰朴文秀則所
為極非矣不可一例論罪且搢紳五十七人一併削
職古無其例 上怒曰此豈可輕重於其間大臣所
陳慨然矣 上謂顯命曰卿事予幾年予豈可使卿
與山林之士為黨人之首乎對曰臣則無可言矣
上謂弼周曰右相既如是卿亦忘之如何對曰右相
若亟悔其非改前之為則臣亦何必慨懷乎第大臣
一國之所重而如許重大之事容易論說致有朴文

秀之疏又加一層矣其云嚴加處分以正君君臣臣
之義者極其危怖如是聲罪雖殺之可也然此則猶
就臣身而言其曰大訓是勘斷凶逆之鐵案　先王
聖疾何可添入乎其語勢比倫豈人臣所敢言乎欲
急於搆臣而不覺其自歸悖慢也左相宋寅明曰其
措語可怕必爲開釋然後吏判之心可安矣金尚魯
又言之　上命取入文秀削職傳旨以句語之間極
其無倫改書下顯命曰無倫是辛壬以後彼此流來
之言此則過矣　上命改以謬悖瀰周曰臣所言國
之大論而沮遏之言發於大僚臣誠自顧歉然顯命

曰臣有欲言而不言矣弼周曰何不言之顯命曰有
德量學識然後可論國事故不言矣 上曰止之葛
藤幾乎復作矣在魯曰右相不宜如是爲言矣 上
曰右相非矣顯命曰臣果非矣 上曰此亦謝過之
言御其忌之弼周曰自知其非而改之臣何必較左
右相請還收搢紳被罪傳旨 上曰儒賢旣有所達
大臣之意又如此 傳旨還收特從左相言改書以下
改書以下在魯則尹陽來則減以罷職何如 上不
允弼周退又疏論有曰重臣以麁豪之氣行悖謬之
辭意在求罪危怕莫甚始知數十年間無一人敢以

此爲言者誠有以也又曰頃年大臣之兄左相趙文
命臨卒前一日有疏自責以不忠不誠其語深切未
知爲何事而或云其爲相累年每恨其不能下白
上誣果然則賢於餘子遠矣惜乎今大臣主意不同
如此翌日 上宣示親撰書示意垂後世文字定之本
添入 景廟違豫之候

[illegible]亥逆案

英廟三十一年二月湖南伯趙雲逵馳啓羅州掛書
有奸臣滿朝民陷塗炭擧兵等語詗得諸罪人可疑
狀又狀聞 命拿鞫林天大供臣以羅州下吏正月

二十四日場市歸路見客舍望華樓東邊第二柱有
掛書傳給座首柳顚泰逢下吏李孝植言及則曰此
必尹志所為也天大又供二十二日夜志在內房招
臣語曰吾以訓將之子二十年在謫不得蒙放等是
死耳吾若犯國則汝肯同心乎吾所親人只三十人
又各得數十人可為之李孝植羅貴永李齊春奇彥
杓等諸人各募同事之人汝亦募入而先為掛書騷
動人心乘此時為之豈不好乎財力則官吏皆掌庫
可取用軍器稱以庫中失火取用為可云以志逆節
因天大招盡露 命赦死定配李孝植供志寫書時

見臣握於手中見奸臣二字故以為必是志所為又
供志於丙辰自濟州來住臣洞內學通鑑於志與志
子光哲結稧昨年六月與林天大李宗茂金流會隣
德亭達曉而罷志曰與汝雖死事當為之事成則當
使為羅州牧使掛書其時已書置四行紙則壯紙大
於手掌林國薰奇彥杓皆知之矣以知情不告正刑
林國薰供監司入羅州時志奴負籠來臣家無一抜
出納于監營志拿到公州書示冊字荅以納官家則
志大驚曰其中多有得罪時象語志則猶疑臣之或
抜矣負徵曾與志相親在羅州時志子常在衙中鄉

人林徵遠(杖巃)柳尚轉柳鳳泰乃鳳輝之族(杖巃)數三往
志家京人李姓字躋伯(即師尚孫修敬)亦與志相親庚午年
往京中志家則躋伯來似親密其時座客希哲妻娚
李姓兄弟輪回往來而其名明祚為普昰之繼子者
在羅州相親往來所謂尹修撰不知其名所謂亭文
不知其意而題則夢錦堂是志堂號也所謂夏徵之
壻夏徵喪妻時來志家矣志聞馬虎之灾無憂喜而
曾有星隕志以為天鼓星壬辰前有此變年數若滿
則必有亂吾必放還矣務安玉山洞尹哥善推數謂
臣曰某年朝廷必有變彼此間一邊人多死言于光

哲則有喜色志以為忠清道多失火藥故有驗屑云
仍言秘記中語志嘗傷腰病臥曰吾之不死誠不緊
但欲久生覽時人之出場又云時勢漸非彼此相合
吾則永塞之外無他道也以知情不告正刑志妾娚
尭同供志招臣付楊曰汝必不淺言故使汝矣尭同
物故尹志供此乃孝植之事非臣之為也孝植以死
中求生之計為此矣與孝植天大等面質志語屈志
物故尹光哲供臣祖疏章等文字送置他家而臣祖
家狀及年譜中有觸諱之語故臣父以此為慮楔塗
即臣與林國薰金沆為契衙前數人為下楔又供求

序於尹尚白製給矣箕叟尹得九字即澶之子聖時
之孫提川李哥之壻臣與得九相知十餘年或来臣
家作詩得三是得九之兄李夏徵之壻也務安術士
尹應振則未曾見而曾推數矣昨年来京時見公提
而知有虎灾甲子年見朝報及狀啓知有星隕而天
鼓星之說不為也國薰曰汝又不為馬入之說乎光
哲曰吾何嘗言國薰曰汝豈不曰虎入馬入大變㤼
乎又不為壬辰前星隕其後有亂云乎光哲曰吾何
嘗酬酢光哲曰汝曾有靈巖人預避亂之言故吾責
以妄言國薰曰吾傳尹哥之言汝不聳聞乎光哲曰

吾以如此言易生事不可妄說應振曾謂吾有官厄
不驗矣光搢曰洛陽三月草如茵絶句汝曾不誦傳
於我乎國薰曰吾聞和順崔彦恒而出處不知矣其
文書中又有凶詩而終擧麗末之詩意叵測 上即
命結案以大逆 上親臨崇禮門斬光搢於青坡路
前首級肢脚傳示林國薰所納志文書籠中羅州牧
使李夏徵書札最多綢繆親密無異骨肉至補志別
蹄又與志書云夢拜先大監又一鏡伏法後以聖時
之孫為女壻始配極邊更 命拿鞫夏徵供就商為逆
臣果未詳知而其父雖為逆其子亦豈為逆乎加刑

供臣則以為有一鏡疏然後始可謂有臣節以大逆
正刑懸首羅州官門三日夏徵以明誼明彦之至親
貌狀妖惟云金流供臣與光哲等五人作契矣天大
曰屠牛時諸人皆飮酒出去後汝謂我以汝與我皆
親於尹持平而志頻頻以不緊語語我其事亦不妨
故我方募人汝亦能得幾人流曰屠牛事果有之而
其日大風雪何可為此言乎天大曰其時汝謂我以
尹持平以無端事久謫他人皆解謫彼獨未解可矜
擧事不可獨為流曰酒會中豈為此言流加刑肆惡
不着名書刑殺二字意極獰悖物故天大所引流兄

浚國薰父柱岳齊春貴永宗茂時大子永瑾並杖斃
時大自縊死彦杓酊處初夏徵亾招後左相金尚魯
脩陳駭憤之意請恭耇䡖裔師尚一鏡疏下六賊并
追施大逆律　上是之三司繼論之　上下詢諸禁
堂閼郎以至侍衛之列諸臣合辭同請而搢紳聯名
陳疏仍請光佐錫恒之罪始右相趙載浩𨗳陳光佐
之罪諸臣又有此論　上嘉納　傳教略曰追施逆
律之請誠是矣䡖裔師尚眞儒明誼聖時宗厦及鳳
輝恭耇并追施逆律李光佐任用已久其心無他到
于今日逆徵之稱臣節懲討不嚴之致非光佐何以

致此况其本即泰耉之劉鳳輝之疏以此之故莫敢
誰何以至今日何幸乹道昭昭逆徵自吐輿情齊騰
徵既正法而不嚴其本則徵雖陰囚刑政亦豈可倒
置於此所以輝耉一體追施逆律者也而光佐豈曰
無辜况一邉之陷溺専由光佐特 允三司之請趙
泰億其知熟矣無光佐決不陷此然此等之日其嚴
懲特㧞其牒崔錫恒則雖不若耉輝所犯不下光佐
復官過矣并與光佐施行噫卅載靳允乃重人命也
待年追律既是法外則况追施逆律及於其子乎一
依年未滿之律并止為奴 親鞫時明彦追施逆律

其子夏宅鞫入鞫獄島配及審瀩孥籍曰憲臣陳達 上允

之 傳曰更思之燿爣一也并 允臺請燿端川爣

洪原定配鳳輝至于宗厦皆施孥戮之典尹尚白遠

子邃從子逭邃俱及戊申逆獄至是尚白就鞫供臣

果與光哲相親志父子謀逆多聚鄉人為腹心締結

之人統制使金潤及上年秋間全羅左水使羅州營

將及朴纘新趙東夏閔厚基閔孝達金柱天李時泂

抶甓李明祚是也臣與光哲為魁昨年八月光哲上來

以為與其父將舉事光哲見金潤之子勸之李明祚

則臣使其弟陽祚勸之趙東冉方為訓局中軍臣勸

為內應柬鼎咨以觀勢為之申致雲深入矣又供夏
徵夏給軍器事聞於光哲致雲則落拓坎軻故欲圖
卿相臣心與致雲何異乎臣書約於致雲曰南土謫
客父子動兵糧餉等事兄亦着實顧助云矣尚白物
故施以大逆律兩司請世良秈繅當施大逆律 上
并允之金柱天供與光哲隣居相識矣李修敬修範
尹得貞得明得三得九李載夏扶號閔孝達尹尚白俱
是臣徒黨修敬與光哲語見臣而止臣問之光哲曰
如汝庸軍何必知此方今彼此按劍相視除去之道
為不執外無策矣汝勿漏洩又供光哲以其家價當

為六百兩尚白田畓所出穀作錢之數亦多云矣閔
孝達言吾見光哲則曰汝何不賣畓同事吾答以通
津畓價甚歇何以速賣云矣又供光哲正法希哲物
故後臣往見孝達顯有慌忙之色以知情不告正刑
三司啓賊浩之窮凶情節畢露於其子柱天文書中
賊鏡逆節旣彰之後稱了禰台已極凶慘賊鏡伏法
以不待結案四字書之冊子況其詩句指意凶慘請
追施大逆律　上允之問朴纘臣汝以帶礪勳臣年
至白首其君何負而與賊謀議乎頃年一句奏語已
知無臣節而含容不言頃日就捕特為放釋當涕泣

痛陳本事而其招已涉驕蹇今尚白之招非比書籠
所得汝若無恒日不滿之心豈無風生浪乎勳臣事
體異於他人養閒勳府以終其年道理當然門外車
馬日紛酬應日沓已非老勳臣處身之義昔之高允
不欺其君況汝所處若何而幾番嚴問終不直陳逆
志家朝報之借全然忌諱今則証左詳備所謂來吊
之人亦有直招者其人何人炬燭行下者其亦何人
纘臣供志墳洪哥與臣爲三從子婦喪果來吊炬燭
行下者甚多洪哥亦必得去而不能記矣志家之借
朝報臣奴招雖告而實是謬言尚白則臣本不知炬

燭行下使人轉請矣　傳旨略曰纘新以帶礪勳臣曾
經將臣受國厚恩而猶有不足之心敢與逆志光招
陰謀不軌之狀尚白直招而　親問之下不爲直招
尋常借朝報行下事亦爲隱諱納供之際言辭悖慢
趙東鼎身爲亞將與光招陰謀逆白旣已直招帳殿
侍衛擧止惝怳重臣所不奏之事而自曰親聞諸臣
不酬酌之事亦曰目覩非散魂收魄者決不爲此況
所入之門自有其門以何心乃入北門自吐於　親
問之下敢請一律非罔遠之心決不如此纘新東鼎
欲依戊申慕徵例而東鼎己物故纘新若又物故將

何以慴入心令訓局南門外梟示初東鼎以揔管入
侍見柱天就鞫前陳柱天本是虛悖之人云而舉措
惝恍至是以尚白所告被鞫供臣以偏論之武弁有
黨心故有不滿之色矣臣於入直之路逢徵賊方以
行刑出去以泥海從帳殿後門立於侍衛班則兵判
及諸問郎之視臣旣似有意都承旨問臣之何日出
直禁將問臣之立於何處亦似有意藥房提調告以
入直時暫見承旨告以訓局與他有異云者皆似指
臣故有所酬酢臣若誤聽則必是死期將迫作門便
是宮墻臣敢踰入罪當斬矣尋物故東鼎就拿之日

訓局將校申景勲之父自縊死情節可疑故鞫景勲
則供云二月初東褅使臣爲渠身命占曰統制使可
做守臣答以可做曰大將兵判政丞可做守臣答以
無所不可又曰訓將除去後可爲汝以守廳執事乗
時殺害則来頭有好事臣曰吾以幕裨不忍爲之又
曰北兵使趙東夏吾至親統制使金潤吾親友各從
南北来吾爲内應汝當差中軍云矣以知情不告正
刑三司啓以大逆律施行趙東夏供有偏論字又有
國家枉殺忠良之語加刑物故閔厚基供臣爲興德
縣監往聖堂倉尚白来會前後凡三次尚白曰八道

皆起汝亦得壯丁五十名則可為其後又言事機稍緩不可急圖云尋物故李修範供光哲言其父居謫久不能堪欲有變通之道如有相應之意則以書相通云矣光哲京中親舊比臣倍多與李廷師為莫逆交清州亦有十餘人云尋物故廷師被鞫告以臣有絶世之技頤生出獄門　上命放以緣坐定配金潤屢加刑訊杖斃其子柱泰杖配五月設討逆庭試

上親臨春塘臺試士有一試券始若製科賦而其下數幅作䰇頭字無非亂言悖説考官前陳狀　上命坼封即沈鼎衍也　命即搜捉以待又衛所下吏試券

作軸時見一紙不作科題首行云上變書而無其名
吏以給部將納于兵判洪象漢丞趋告而上之　上
覽未訖拍案流涕大臣請聞其畧　上曰滿紙張皇
陰慘叵測非但不忍正視心若隕墜　命象漢及三
軍門大將金聖應洪鳳漢具善行即譏捕象漢等陳
鼎行之可疑　上曰其凶書與試券末端所書語意
多相同此誠可疑　親鞫鼎行以應製之外敢以添
納隱然挾雜已涉無嚴汝兄成行益衍汝之此舉尤
為痛駭鼎行供此乃臣一生心草故未入場已書之
矣鎭紀逃而不能捉若有明諜可捕故有所云云矣

其亟書辭意似創業宴記且擧南別宮爲言故以汝會見此記與否及勅使接待何處爲問則供曰金山寺創業宴記只見謄冊勅使來接處有慕華館弘濟院故南別宮則不能即對矣臣之恐㤼之狀俄聞匿名投書事心胆戰慄自然如此矣加刑供匿名書臣果爲之其中數人即臣之讎也臣以成行益行之弟有怨國心故勳戚之人眷遇之臣并嫉之欲先除去爲此陰慘罔測之計矣臣與逆志族惠(就商弟五商繼子懲之弟)同謀惠即春川人柳明羊女壻也逆鏡從孫道成爲窩主與惠書此文給臣使呈而臣欲謀逆既呈匿名

書又以臣名書呈經綸欲掩匿名書之跡矣逆鏡從
孫又有變姓名為僧者惠方聚軍謀逆於春川矣又
曰科前作文書于桃洞大逆不道禁堂藍刑于崇禮
門外戊申受馘處尹惠供㐫書行作而臣書云採其
文書有日記冊所錄有犯上絕悖之事 上親臨崇
禮門樓刑訊以大逆百官序立訓局梟示行受馘儀
惠兄懃意及就商庶從子懲被鞫杖斃刑訊姜夢麟
仍與白六昌(鼎行食主人)柳鳳麟面質鳳麟曰夢協與鼎
行相親同謀逆鼎行為將夢協為副殺牛於沙幕洞
舉兵向京城聚六十人欲船往云矣又供欲為火賊

攻春川府得軍器來矣且參凶書正刑夢協子鶴壽
與鼎同入場屋杖斃從弟夢相大逆同參正刑柳明
升供夏徵為南中守令欲與志領軍上來糧食軍器
取用於羅州云夏徵曾在春川春川無不知之矣凶
書鼎行作之惠書之常以為人生斯世不能為官生
亦何為云加刑物故明升子鳳麟以知情不告正刑
金道成供凶書中第一不道之言出於臣其草本臣
見於二橋項鼎行旅客主人家鼎行有氣故主張致
雲雖不製文而與之相議大逆正刑 上以逆惠罪
狀異於他賊命告 廟須赦金寅濟逆鏡從子也供

世交之故給洞李大運陽川呂光學相親呼字爾汝之
大運墢子也臣發配時墢父子來見以為出繼不當
施律而今始緣坐即是法外光學則謂汝之從兄弟
四五人僅餘存而今乃定配金哥已矣豈非可矜墢
曉頭貰馬來別曰汝輩曖昧被配書一札傳於臣兄
而臣與墢合謀以八月內擧兵而墢每往致雲家同
謀云矣謀逆同參正刑墢供寅濟自幼便同養育此
札與寅濟兄者而不言中云云之語偶然書之矣
傳曰李墢敢於逆鏡從子堯鏡之子養育親密無異
骨肉放恣慰問謂以法外亦曰自有放時堯鏡之子

有濟則以書慰問其中不言中三字與自有放時四字語脉相貫其書籠冊子中强盜方言尤涉陰慘不待時正刑李佺供果與埈相親埈論甚峻臣與同爲悠國之言朝家動靜政事相與疵議云仍爲叵測不道之言令兵判南門外梟示呂善餘供臣妻家在花洞鏡徑在近處故相識矣善餘埈面質曰吾爲偏論汝何以知善餘曰汝子大得戒汝以今世不可爲少論則汝不責之乎寅濟亦謂汝以峻論矣善餘又供寅濟即臣妻娚之妻娚逆鏡臣父之遠戚與埈綢繆者李遇佺初名有面分矣時象隱密之語埈與佺爲之

姓來人其從弟墉杖斃外不知矣鄭權杖斃是楷之族而
有翼之妹壻或來墩家寅濟亦相會趙掄杖斃相親正
刑善餘之父光學被鞫徑斃宋秀岳供臣寓居墩家
親密墩以為逆鏡教文雖未善為而辛丑疏非一鏡
則不能為誠有功而族屬廢棄可矜寅濟兄弟及一
鏡族屬居豐壤者五六家後俱梟示或杖斃一鏡外從呂光
學等同謀趙倫亦同入北兵使趙東夏應之鼎行夢
協夢相等亦應之鼎行為大將渠輩并奴屬以明火
賊樣夜犯春川府取軍器又犯金化狼川鐵原之說
臣果得聞墩家有火賊方言冊題以妙法者墩以為

擧事時嘗以軍號用之謀議時臣以爲不參於此等
事云則換輩每笑曰汝豈爲忠臣乎云正刑前是尙
白之招引致雲被鞫其供辭妖詐誕妄及刑訊稱謀
逆同參遲晩而不告情節 命配興海諫院請更推又
出道成之招被拿刑推又稱遲晩而猶吐吞加刑供
辭行按書臣果同議而同臣心事者柳鳳輝朴師緝
也其他凶言逆節若戊申鄭夢順觀等被訊肆惡之
狀 上親臨崇禮門樓加刑供同黨又有李巨源云
正刑以逆道例擧行初致雲自出身之初諂附鏡夢
夢之主史薦以爲未薦性本狠毒妖僣其爲臺官也

醜誣先正得罪斯文益爲世擯斥始被鞫佯作風啞狀及再鞫自知難免乃龥天海不忍聞之言而蠏醬之說天海所不言者致雲忍言之矣李世鉉曾經臺職與埈等同里綢繆且與致雲相親而納招時諱之末乃現發金啇楫以夢協妹壻結契送錢貿穀以爲軍粮之說發於柳鳳星之招 鳳星正法 下瑞五以清州人潛行投書時不製科題張皇雜語又變名逃躱至是并與致雲同誅 傳曰李公胤之甲辰八月二十四日環聳亭一語陰慘叵測而渠亦臣子意豈有他不過狂悖所致云戊申維賢之後心竊疑之泯默不忍

諭令覽逆雲之供脉絡相關丞施逆律朴師緝供弼
顯弼夢卽臣從叔泰徵卽臣內舅致雲自少親密矣
致雲以机上肉故敢爲幺言其玉言不敢達於帳殿
鏡賊稱有忠節若夏徵言臣亦以爲吾見亦然爾言
皆是矣致雲恒言峻論中大者光佐鉅偉沈鑵必能
立節雖如鏡疏亦可爲之又大讚李巨源仲救一鏡
事臣與致雲幺言時其弟致恒致與刑并正及李巨源
巨源子運和金浩金弘錫柳壽垣同坐尚白及弘錫
之孫正履皆其血黨巨源壽垣乃其一生親舊矣正
刑柳壽垣供臣與致雲師緝交結親密其所沉滯與

致雲無異此專由於調劑之致每與相對多發凶言
如鏡夢之爲臣於諸賊非徒不以凶賊知之此實由
於黨峻之心常道罔測之悖說大逆正刑沈鑵供致
雲昨冬自金海適來時阻雪留宿於臣家而去矣壽
輝爲徵之根本不能一刀割斷是臣之罪矣今以渣
滓之說仰達於 處分之後則臣與壽輝同歸故不忍
達矣更問汝身爲宰列懷此陰心賊魁非汝而誰供
壽垣正刑臣知其由於凶言而不知以大逆正法矣
臣以壽垣逆節謂之向國有誠又曰與壽垣同歸死
亦樂矣施以大逆律鑵薄有文墨之技喜爲堅僻之

行少日虛譽便同汝立賦性狠拗言議悖戾謂壽垣
非大逆甘與同歸云金湝從弟浩供致雲有族誼且經
鐵原倅故親熟師緝平生同接矣臣曾往致雲師緝
坐上則有所着文而匿之此必謀逆之事問汝輩所
着想是恠異之文致雲以不得好官有怨國之言師
緝亦有怨國之言嘗指天劃地以為欲復為戊申顯
賊之事仍為維賢之亟言臣曰汝何為此言吾亦當
同入云 命兵判水口門外梟示下送江原監營懸
首十日金正觀供臣祖弘錫及壽垣鑃致雲等以一
鏡為非逆臣與李夏集徵族李址恒集繼子并枕欑亦有酬酢

稱一鏡寃死正刑弘錫追施大逆律金光秀供凰輝之䟽似是逆矣若以輝䟽似逆之語謂臣以逆則願被逆律矣　傳曰金光秀以弘錫之孫以逆輝置於似逆非逆之間綻露逆心不待時正刑先是瑩以兩司啓島配增已死海島又請瑩鞫問　上從之六月瑩被鞫供戊辰至月臣兄家行時祭邀䋎兄弟行祭訖臣兄奉主入廟還出舉火呼臣示一書封其書外書以着標信使吳命恒奉敎敬封其日參冬至問安後臣兄又語臣曰此書中風雲變化象云者極恠異宜燒火當初臣兄弟着此書之際䋎兄弟立於家隅

窺見初四日䌙忽来問臣兄曰家中有傳来家訓乎有夢兆乎得天書乎此所謂三条設問而初五日臣兄奏達矣又供其書外封一邊書者標信使吳命恒奉教敬封一邊書風雲變化象又書開則萬人和悅不開則一人自靜其時臣兄以直爲投火仰達故臣初敢欺隱今乃直告矣其書裡面臣果見之仍稱以誦陳書中語而有若自做者 上不忍臨視閉牖而坐塋少無兢惶之意辞氣狠毒其於䌙縛顯有顧惜之意三司請依律 上命拔折例處絞增施大逆律爟爣并 命處絞兩司請坦孥籍 上允坦弟姪并

島配七月鞫李巨源供果與致雲親熟而若以虎龍
教文事罪臣則當伏法矣令兵判水口門外梟示其
子守和世和先杖斃運和被刑處絞金正履供與師
緝相親故相與為凶言巨源師緝致雲守和明祚與
臣同一心腸欲與賊志擧兵為逆明祚則其父為世
隮齕故欲為此事矣以大逆正刑李明祚初以書送
逆說於光哲見捉於文書中被鞫供辞推諉於其父
上以雖無干連逆節而推諉其父有關風教　命
配機張又以尚白招更鞫配巨濟至是又以正履招
刑訊明祚供正履頻數相從致雲師緝亦相親致雲

以渠不得官謂吾為人不下於人而不遇時節云時
字即時運之謂也致雲以為朝廷奸臣多而君子少
與志奸臣滿朝之語一串貫來光哲輒來臣家同為
謀逆云正刑

我東地閥等分 抄青華山人所編畧附愚論

我朝開運以名分立國至今士大夫之名甚盛以用
人專取門閥故也人品層級甚多宗室與士大夫為
朝廷搢紳之家下士大夫則為鄉曲品官中正功曹
之類下此則為士庶及將校醫官譯官計士方外閑
散人又下者為吏胥軍户良民之屬下此為公私賤

奴婢自奴婢至京外吏胥為下人一層也庶孼及雜
色人為中人一層也品官與士大夫雖同謂之兩班
然品官一層也士大夫一層也士大夫中又有大家
名家之限名目甚多婚娶交遊不相通自偏論作後
世道之乖敗極矣經辛壬以来老少南三色仇怨日
深風聲所及下至鄉曲作一戰場不但婚娶不通以
至勢不相容此色與他色親則謂之失節亦謂投降
互相排擯至於游士賤隷一名某家之臣則雖欲更
事他族不見納士大夫賢愚高下之品獨行於自中
而不行於他色此色中人為彼色所斥則此色尤尊

貴之雖有彌天之罪一爲他色所攻毋論曲直羣起
而扶之反作無罪之人雖有篤行隱德非同色則必
尋其不是處而斥之蓋黨色初起甚微因子孫守其
祖先之論遂爲牢不可破之黨老少則自西人分裂
甚近故或分兄弟叔侄之間名色一分心腸楚越與
同色相議者至親不相及則倫常斁矣斯文是非國
家忠逆因不由黨目中出来釁堂學舍便作偏黨惹
閙之塲至於品官中人與儓下賤各以所好者爲朋
比品官之争曰鄉戰鄉儒生之争曰儒戰自相傾軋
無異士大夫偏論大抵朋黨三代後最人國之巨瘼

而我東黨流今古罕匹人生墮地形容言語亦各隨
類而異誠難曉其理也近聞分黨天下同然清國有
曰旗人曰漢人盖旗人滿州胡人也漢人中原人也
互為仇敵日本亦分黨云豈季世之運氣使然也我
偏黨之所由來漸矣書契以前不可考余及見
史之文也盖有國則有人有人則有黨有慕義
理者有趨利勢者互為朋比故明哲在上先別
其淑慝則君子彙征小人斂迹黨比之日絕矣
然武王聖人也箕子陳洪範九疇猶曰無黨無
偏王道蕩蕩嗟乎物之不齊乃物之情則雖聖

王在上其於人何哉及至季世大往小來君子小人交相用舍或君子進而小人退治化隨而否泰判焉然治日少而亂日多者何也君子之退其進也難小人之退其進也易此無他邪正異也世道之汙隆職由於是也余讀歐陽氏朋黨論慨然太息曰歷代黨禍之壞亂人國極矣逮夫我東殆有甚焉排植不同趣尚各異若天限理難諶也余自漢唐宋明至我東黨論輯爲一書曰華海黨源嗚呼是書也可但謂之僭言也哉或曰古來君子曷嘗不眷眷於此而終不

得猾子無已汰哉余曰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余學孔者也知我罪我斷章取義庸何
傷乎嗟夫方今黨獘之禍國戕人至矣安得使
宇內同人同心同德偕臻乎蕩蕩之道也噫世
之讀是書者心如鑑空衡平無分物我則義理
勢利自肓不易者存焉余何言也歲舍乙丑上
元日溪堂散人題